

第十五回

孫策大戰太史慈

志願此等
言語無窮
借學無窮
管收老人
管亦足元
雄也

張飛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奪其刃而告曰：「古人有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時，尚有更換；手足若廢，安能再續乎？」吾三人桃園結義，不求同日生，誓愿同日生，今日雖無了城池，老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呂布擄吾妻小，必不害之，容作方畧，救援，遂皆大哭一場，理會戰紀。窺之事，表術知呂布襲了徐州，星夜差人許糧五萬斛，馬五百匹，金銀一萬兩，練段一千匹，令夾攻劉備，布喜，令高順領兵五萬餘，襲玄德。後玄德知呂布兵襲後，乘陰雨，微





兵棄肝胎而走。思東取廣陵。高順與紀靈相見。順曰。溫侯令順來助戰。就索所許之物。靈曰。公且回下邳。容某見主人。那時相送。高順別紀靈。回見呂布。言紀靈如此回答。忽有表衛書至。云劉備未除。捉了劉備。那時相送。布大怒。表可復出。不如請玄德還屯小沛。養成羽翼。令玄德作先鋒。那時先取表衛。後取袁紹。可觀橫天下矣。布聽其言。暗令人去取玄德。回玄德兵屯廣陵。又被表衛劫寨。折兵大半。回水正遇呂布。使命玄德見書大喜。便投徐州來關張曰。呂布乃義薄之人。不可准信。玄德曰。人既如此。好心待我。我不疑也。運行之來到徐州。布晉長葛先令人送老小。還玄德。其糜二夫人對玄德曰。呂布令兵一。把定宅門。諸人不敢入。常使侍妾送物。本皆有缺。玄德謂關張曰。我知呂布非無義之人也。入城去謝呂布。飛恨呂布未往。先與嫂嫂小沛去了。玄德入見呂布拜謝。呂布曰。吾非奪你城池。汝弟張飛在此恃酒殺人。吾故來守之。玄德曰。備欲讓兄久矣。布再虛讓玄德。玄德力辭。宴訖。拜別。還屯小沛。任劉關張心中不忿。玄德曰。屈身守分。以待天時。不可與命爭也。呂布令人送糧米段疋。兼令玄德為豫州刺史。自此兩家和好。却說表衛。大宴將士于壽春。人報孫策征廬江。

玄德不疑
呂布不疑
玄德不疑
呂布不疑

太守陸康得勝回術喚策至拜于堂下問勞已畢便令侍
坐飲宴原來孫策自父喪之後居江南禮賢下士後因陶
謙與策母舅丹陽太守吳景不和策乃移母并家屬居于
曲阿自投表術術甚愛之常嘆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
何恨因此令孫策爲懷義校尉引兵去攻涇縣太師祖郎
得勝回見術術見策勇復使攻陸康一陣大戰得勝而回
當日庭散策歸營寨見術不升廳策心中有些鬱悶是夜
月明策思父如此英雄獨霸江東今日到我手不及一放
聲大哭忽見一人自外而入大笑曰伯符何故如此汝父
在日多曾用我汝今有不決之事何不問我我與汝商議
何自哭耶策視之乃丹陽故鄉人也姓朱名治字君理乃
孫堅手下從事官策請坐而問之曰策所哭者恨不能繼
父之志也治曰君何不告表公募借兵往江東假名救吳
景實取大業久困于人之下此非大丈夫之志也正商議
間一人忽然而入曰公等所謀吾已知之吾手下有精壯
者百十餘人暫助伯符一馬之力策大喜請坐而問之乃
表術謀士汝南細陽人也姓呂名範字子衡生得面如傅
粉體若凝酥策大喜三人共議呂範曰只恐表術不肯借
兵策曰有吾亡父留下傳國玉璽以爲質當範曰術有心
久矣次日策入見表術哭拜階下術問其故策曰父誓不



人年
人年
人年
人年
人年
人年
人年
人年
人年
人年

能報母舅之讐。被揚州刺史劉繇追之甚急。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被繇所害。策問伯父處。暫借雄兵數千渡江去探。老母助拔舅氏。恐伯父不信。有亡父遺下玉璽。權爲質。當衛聞有玉璽。取而視之。大喜曰。吾非要你玉璽。權留下在此。我借兵三千馬五百疋。與你平定之後。速令軍回來。你各徵。難掌大軍。我表你爲折衝校尉。殲寇將軍。尅日領兵便行。策拜謝。遂得軍馬帶領朱治呂範。舊將程普黃蓋韓當。擇日起兵。行至歷陽。正行之際。見一軍到。當先一人。見策下馬。策視之。其人面如美玉。唇若點朱。姿質風流。儀容秀麗。勝似天驕。地之才。腹隱安邦定國之謀。乃堂江舒城人也。姓周名瑜。字公瑾。漢太尉周景之孫。洛陽令周異之子。初孫堅討董卓之時。移家舒城。瑜與孫策同年。結爲昆仲。瑜小策兩月。以兄事之。策住瑜道南大宅。策與瑜并堂拜母。有通家之好。如此至交。甚厚。瑜叔周尚爲丹陽太守。因往省親。到此與策相見。以誨求情。瑜曰。某愿施犬馬之力。共圖大業。策曰。吾得公瑾。大事諧矣。策令與朱治呂範相見。共畫籌畧。治範大喜。瑜與策曰。將軍欲濟大事。可知江東有二張乎。策曰。未知瑜曰。一人能博覽群書。善書隸字。兼明天文地理之學。彭城人也。姓張名昭。字子布。陶謙曾聘。不肯屑就。故來江東避亂。一人貫通九經深



明諸子百家廣陵人也姓張名紘字子綯因避世亂隱于江東此處有二人何不請之策即便令人請不至策親自到其家與談論終日曰若應河策拜張昭爲長史兼撫軍中郎將拜張紘爲參謀正議校尉商議起兵攻擊劉繇却說到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亦是漢室宗親漢太尉劉繇之姪兗州刺史劉備之弟繇舊爲揚州刺史屯于壽春被表衛趕過江東故東守曲阿有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牟融兩箇領兵幫劉繇知孫策渡江屯兵盛陽急聚衆將商議有樊能于糜陳孫張英說策是驍騎大將張英曰某領一軍屯于牛渚家有百萬之兵亦不能近也言未畢俄下

一人高叫曰某愿爲前部先鋒衆人視之乃東萊黃鬚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字子義因解了非勞之困特來見劉繇繇就留之聽得孫策來到愿爲前部先鋒繇曰你未可爲大將只在吾左右聽命太史慈不喜而退張英領兵拒牛渚積糧十萬于郎閣策引兵到張英領兵出兩軍會于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黃蓋便出與張英戰不數合忽然張英軍大亂報說寨中有人放火燒着窩鋪張英急回軍不迭孫策引軍前來乘勢掩殺張英棄了牛渚望深山而逃寨後放火的是誰兩員將領三百餘人來見孫策二人聲喏策問之一人面黑鬚黃身體雄偉九江壽春人



也姓蔣名欽字公奕一人彪形虎體目朗眉濃九江下蔡人也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爲遺世亂故聚人在洋子江中劫掠爲生久聞兄乃江東豪傑又聞君招賢納士特來相賈策大喜用爲軍前校尉盡收牛渚郎關糧食軍器收得兵卒四千餘人遂進兵神亭神亭在鎮江府丹陽縣界張英敗回見劉繇繇責罵張英等欲斬之神亭在鎮江府丹陽縣界張英敗回城拒策繇自近神亭嶺南下營孫策嶺非下營策問土人曰近山有漢光武廟否土人曰有廟已傾頽無人祭祀策曰吾夜夢光武邀我相見當以祈之長史張昭曰不可今張英嶺南是劉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祐我吾何懼之

遂全裝假帶錦鎗上馬回顧衆將引程普韓當黃蓋蔣欽周泰共十三騎由寨躍乘上嶺到廟燒香下馬恭拜已畢策向前跪告祝曰果若孫策能于江東立業復與故父之墓即當重修廟宇四時祭祀祝畢出廟上馬回顧衆將曰吾欲過嶺去看劉繇寨樹諸將皆言不佳遂同上嶺南望村林伏路小軍飛報劉繇云孫策自領十數騎運過嶺來看寨橋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之太史慈踴于前曰此時不捉更待何時劉繇阻擋不住披掛上馬繇鎗出迎大叫曰有膽氣者跟我來諸將不動惟有一小將曰太史慈真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趕去衆將皆笑却說

太史慈了
劉繇不許



恰好

恰好

孫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過嶺來，只聽得嶺上呼孫策休走來，回頭視之，見兩匹馬飛下嶺來，策將十三騎一齊擺開，策橫鎗立馬于嶺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箇是孫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東萊太史慈也。」持來捉孫策，策笑曰：「我便是你兩箇一齊來併我，吾不懼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眾人，都來我亦不怕。你也縱馬橫鎗，直取孫策。」策挺鎗來迎，兩馬相交，戰五十合，不分勝敗。程普等暗暗稱奇。有箇太史慈見孫策鎗法無半點兒滲漏，佯輸詐取，引入深山，急回馬走。孫策趕來，太史慈暗喜不入，舊路上發聲，轉過山背，策趕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併個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漢兩箇又關三十合。慈心中自忖：「這斯有十二從人，我只一個，便活捉了他也。」喫衆人奪去，再引一程，教這斯們沒尋處，又詐敗走，而大叫曰：「你來趕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趕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馬再戰，又到五十合。策一鎗擲去，慈閃過，扶住鎗。慈也一鎗擲去，策亦閃過，扶住鎗。兩箇用力，只一拖，都滾下馬來。馬不知走的那里去了。兩個棄了鎗，揪住廝打。慈年三十歲，策年二十一歲，兩箇揪住戰袍，扯得粉碎。策却手快，掣了慈背的短戟，慈掣了策頭上兜鍪，策把戟來刺慈，慈把兜鍪遮架，忽然



喊聲後起，乃劉繇接應軍到來，約有千餘。慈戰策不放，兩軍合將上來。策正催程普領十二騎到，衝殺兩邊軍。慈放了策，慈軍中討一匹馬，取了鎗，上馬復來。孫策馬被程普棒來，策取鎗上馬，衝殺一千餘軍，和十二騎混戰，逃還殺到神亭嶺下，喊聲處處。周瑜領軍來到，太史慈怎得脫身，畢竟如何。

孫策大戰嚴白虎

周瑜救軍到，劉繇等自引大軍殺下嶺來。時近黃昏，風雨暴至，兩下各自收軍。因某次日，孫策引大軍到劉繇營前。劉繇引軍迎，兩陣中間，孫策把鎗挑太史慈并的戰，于陣前令軍大叫曰：太史慈若不是走的快，可刺死你。也劉繇却將孫策兜繫挑于陣前，也令軍大叫曰：孫策頭已在此。兩軍吶喊，這邊誇勝，那邊道強。慈遂出馬，約孫策戰，決勝負。策欲當先出馬，程普曰：不須主公勞力，某自擒之。程普出到陣前，太史慈曰：你非是我之敵手，只教孫策出馬來。程普大怒，挺鎗直取太史慈，兩馬相交，戰到三十合。劉繇急鳴金收軍。太史慈曰：我正捉拿賊將，何故收軍。劉繇曰：吾聞周瑜已到，領軍襲取曲河，有一人，乃廬江松滋人也。姓陳名武，字子烈，接應周瑜入去。吾家基業已失，不可久留，速往秣陵。秣陵今應天府會薛禮、羊融軍馬急來接應。太史



孫策的足
可死

慈跟着劉繇退軍孫策不趕收住人馬長史張昭曰彼軍
被周瑜襲取曲河無戀戰之心今夜正好劫營孫策然之
當夜分軍五路長驅大進劉繇軍兵大敗衆皆四紛五落
太史慈獨力難加引十數騎連夜投涇縣去了劉繇與謀
士許子將來投秣陵孫策又得大將陳武其人身長七尺
面黃睛赤形容古怪策甚敬喜之拜爲校尉爲先鋒攻薛
禮陳武引十數騎先入陣去斬首級五十餘顆薛禮閉門
不敵出策正攻城忽有人報劉繇會合笮融去取牛渚孫
策大怒自提大軍竟奔牛渚兩邊迎敵孫融二人出馬孫
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劉繇背後一將挺鎗出馬乃
干糜也真策戰不三合干糜被策活捉于馬上策撥馬回
陣樊能見捉了干糜去挺鎗來起那鎗搠到策後心陣中
叫背後有人暗算孫策回頭忽見樊能到策大喝一聲如
巨雷樊能倒翻身撞下馬而死策到門旗下將干糜丟下
已被挾死因挾死一將喝死一將人皆呼策爲小霸王劉
繇笮融大敗人馬大半降策策斬首級萬餘劉繇笮融走
豫章投劉表孫策還兵復攻秣陵親到城壕邊招諭薛禮
投降城上張英暗放一冷箭正中孫策左腿翻身落馬衆
將急救起還營校箭以金瘡藥傅之策曰可詐作吾中箭
身死軍中舉哀報寨齊起薛禮聽知孫策死連夜便起城



漢策收於
太史慈天
德之說也
不詳也

內之軍張英陳橫殺出城來追之策營背後伏兵起軍馬擁出策高叫一聲孫郎在此衆軍皆驚盡棄鎗刀拜于地下策令休殺一人張英要走被陳武一鎗刺死陳橫被將欽一箭射死壽禮死于亂軍之中一路皆招呼黎民復業追兵至涇縣來捉太史慈慈于城上再招得精壯二千餘人來與劉繇報讐策與周瑜商議活捉太史慈之計瑜令三面攻縣只留東門放走離縣三條路各伏其軍離城二十五里太史慈到那里人困馬乏必然捉也原來太史慈所招大半是山越之民不在縣內聞報策怒至措手不及兵已三面圍縣太史慈引兵急衝亂箭射回當夜陳武首先短衣上城放火太史慈見城上起火急上馬投東門走背後孫策自引軍馬來趕太史慈正往東門路上走後軍趕至三十里不起太史慈走五十里人困馬乏蘆葦之中喊聲忽起慈急待走兩下裡絆馬索齊來將馬絆翻了生擒慈解上大寨策知解到太史慈親自出營喝散士卒自釋其縛將自己錦袍以衣之請入寨中太史慈曰敢將請誅策曰我知子義真丈夫也劉繇蠢輩不能用爲大將以致此敗慈見策待之如兄遂請降之策執慈手曰寧識神亭乎若公是時獲我還相害否慈答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公共之請入帳邀之上坐待以酒食策曰



或謂或曰
與人者不
能言者不
與人者不
與人者不

孫策即十
孫成大事
有乃也

是

今既與相處勿憂不如意也。愚教我進取之策。慈曰：敗軍之將，不足論也。慈曰：韓信昔日末于廣武君，策今愿决于仁者。公何辭焉？慈曰：劉君新破，士卒離心，倘若分散，難復合聚。欲自往收拾，少助明公，恐不合尊意。策長跪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公來，還慈應諾，不辭而去。諸將曰：太史慈此去必不來了。策曰：子義乃青州名士，信義為重，必不肯背我。眾皆未信。次日，立竿看日影，却將日中。慈引一千餘眾到寨，孫策大喜。眾皆服之。孫策聚數萬之眾，遊于江東，安民恤眾，拔者無數。江東之民，但呼策為孫郎。聞孫郎兵至，皆失魂喪魄。官吏俱棄城郭，遠避山野。及策軍到，並無一人敢出。據拔劉大栗，粟分毫不動。人民皆悅。饋牛酒，到寨勞軍。策以金帛答之。懼聲遍野。其劉繇舊軍，愿從軍者聽從。並除門戶，不應為軍者賞賜糧米。儘自歸家。生理江南之民，聞仁政，誰不仰之。羨之由是，形勢大盛。策迎母叔諸弟，俱歸曲河。令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策領兵向南進取吳郡。時有嚴白虎，自稱東吳總王，遣劉泰守烏城。王晟守嘉興。策兵至，白虎令弟嚴與出城交兵于楓橋。楓橋在吳州府，與橫刀立馬於橋上。有人報入中軍，策便欲出張紘下馬而諫曰：夫主將乃審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緊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應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





好箭好箭
真好箭也

無令國內上下危懼。策謝曰：先生之言如金玉，但恐將士不用命，當先耳。隨遁韓當出馬，比及驟馬到橋上時，蔣欽、陳武各駕小舟從河岸邊，早殺過橋裏去了。亂箭射倒岸上軍，二人飛身上岸，砍殺嚴與退走。韓當引軍直殺過昌門下，賊退入城裏去了。策分兵水陸并進圍吳城。一困三日，策引眾軍到昌門外，招諭城上一箇裨將，左手托定護梁，右手拈城下罵太史慈，馬上拈弓箭取箭搭箭云：看我射中這橋，左手一箭去，射透左手，反穿釘在護梁上。城下城上人所見者無不喝采，拜賊救了這人入城，白虎大驚，城外有人如此神箭，遂商尋求和。次日使嚴與出城來見孫

策策請與入帳飲酒酒酣策拔劍砍與所生之席與即斃

策策請與入帳飲酒酒酣策拔劍砍與所生之席與即斃倒策笑曰：聊作戲耳，勿得驚為策。同與曰：汝兄意如何？與曰：欲與將軍平分江東。策大怒曰：鼠輩敢與吾相等也。與急起身策乘劍砍之，應手而倒，割頭令從者送入城中。白虎料敵不週，棄城而走。策進兵追襲，黃蓋生擒王晟，勢如破竹。太史慈急攻打烏城，先登城射死那太守，數州皆平。白虎奔走餘杭，于路劫掠，被土人凌操領鄉人殺敗，望會稽而走。凌操父子二人來接孫策，策見操威儀出眾，遂領父子從征。策引兵渡江，嚴、白虎聚寇分布于西津渡口。白虎自與程普交鋒，大敗而走。連夜趕到會稽。

三國志
褚太守王朗引兵救白虎一人諫曰孫策用仁義之兵白虎乃暴虐之衆可捉白虎以獻孫策順天命也朗不聽此人乃會稽餘姚人也姓虞名翻字仲翔見爲郡吏見朗不聽長歎一聲而歸朗與白虎同陳兵于山陰之野兩岸對圍孫策出馬謂王朗曰吾與仁義之兵來安浙江汝何故助賊朗怒罵曰汝貪心不足既得吳郡而又強併吾界今日特與白虎雪讐也孫策憤發正待交戰背後一騎已殺過陣去乃太史慈也王朗拍馬舞刀與慈戰上數合不分勝負朗驍將周昕殺出助戰孫策陣中黃蓋一騎飛到接住周昕交鋒兩下鼓聲大震互相鏖戰忽王朗陣後先

亂一彪軍抄將前來兩大營竟無回馬來迎却是周瑜程普引軍刺斜殺來前後交攻王朗寡不敵衆與白虎周昕殺條血路走入城中披起吊橋堅閉城門孫策大軍乘勢趕到城下分付衆軍分布四門攻打王朗在城中聽知孫策攻擊甚急欲再出兵夾一死戰嚴白虎曰孫策兵勢甚大今遠涉而來正要求我一戰之利足下只宜深溝高壘堅壁勿出不消一月策食將盡自然退守那時乘虛掩之可不戰而破也朗依其議乃于各門築起重垣以爲長守之計孫策一連攻了數日不能成功乃與衆將計議孫策曰王朗負固守城難可卒拔會稽錢糧大半屯于查渚



地名在寧波府定海縣

其地離此數十里莫若撤圍先據其內所謂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大喜曰叔父妙用足破賊人

矣即下令于各門燃火虛張旗號設為疑兵連夜撤圍南

去周瑜進曰主公大兵一起王朗必出城來迎可用奇兵

勝之策曰吾今準備下了取城池只在今夜遂令軍馬起

行却說王朗正在商議選孫策之計忽報孫策軍馬退去

期不信自引衆人來敵樓上觀望果見城下煙火併起旌

旗不雜心下持疑周斯曰孫策必走矣故設為疑計可出

兵襲之嚴白虎亦曰孫策此去莫非要取查瀆我引部下

與周將軍追之朗曰查瀆是我屯糧之所正須提備汝引

兵先行吾隨後接應白虎與周斯領五千兵出城追趕將

近初更離城有二十餘里忽密林裏一聲鼓震火把齊明

白虎大驚便勒轉馬而走正遇一少年將當先攔住乃孫

策也周斯舞刀來迎被策一鎗刺死盡降其衆白虎殺條

血路望餘杭而走王朗聽知前軍已敗不敢入城引部下

奔逃海隅去了孫策復回大軍乘勢取了城池安定其人

民却說白虎走餘杭一人引兵于路接白虎虎喜是夜于

帳中飲酒那人拔劍欲殺白虎立誅數十餘人來投孫策

策見此人身長八尺面方口潤會稽餘姚人也姓董名襲

字元代命為別部司馬却說東路皆平令叔孫靜守之策

三國志 第十五回 上四



卷一百一十五

乃回軍。令朱治為吳郡太守，收軍回江東。有人來報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忽山賊竊發，四面殺至。時更深夜，袍襪上馬數十賊，果用刀來砍事急，奉棄馬身，無片甲。提刀殺賊，砍殺十餘人。隨後一賊，躍馬挺鎗，直取周泰。被泰扯住鎗，拖下馬來，奪了鎗，馬殺條血路，救了孫權。餘賊連遁。周泰身被十二鎗，皆是陣上所傷。回見孫策，全瘡發，服命在。頃臬策大驚，帳下董襲曰：「恭雖不才，曾與海寇相持，身遭數箭，得會稽郡吏虞翻薦一醫者，半月而愈。」策曰：「虞翻莫非虞仲翔乎？」襲曰：「然。」策先令張昭去請虞仲翔，來為功曹。令末醫者隨引兵來看周泰。不一日，董襲引虞仲翔來宣城。

見孫策，象曰：「吾不敢以郡吏相待，先生今日之事，應與先生共之。」相拜謝。遂引醫者見策，策見其人童顏白髮，飄飄然有出塵之姿，問之，乃涪國譙郡人也，遊蕩江東，姓華名陀，字元化。策待之為上賓，請視周泰瘡。陀曰：「此易事耳。一月而愈。」策大喜，遂進兵殺除山賊。江南皆以平靖。孫策分撥將士，守把各處隘口，雄兵十餘萬，文官武職，各效忠誠。策思當時父孫堅在時，部下將吏皆陞賞二等。一面寫表申朝，一面結交曹操，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取玉璽衛籍。有稱帝之心。回書推托不還。術聚長史楊大將，都督張勳，紀靈橋弼，上將雷薄陳蘭等三十餘人，商議衛曰：「策借我



軍馬起事。今日盡得江東地面。兵甲有十餘萬。吾欲併吞之。若何。長史楊大將曰。孫策據長江之險。兵精糧廣。未可圖也。術又曰。吾恨劉備無故以兵伐我。我欲報之。楊大將曰。欲擒劉備。某獻一計。未知尊意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三國英雄。一味以收拾英雄爲本。如孫策之于太史慈之類是也。如此舉動。如何不與王定伯可笑。今人視英雄如草。如英雄如僕。奴才也。何可與言英雄之舉動也哉。

人都曰孫策問太史慈曰。寧識神亭乎。若公是時。我選相宜否。慈答曰。未可量也。俱以爲英雄之一。以爲笑。今人不解事也。



呂孝昆林爾蘭戰



KODA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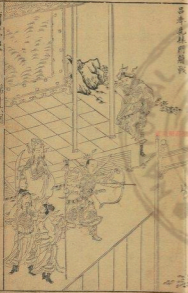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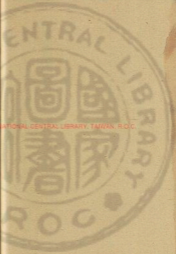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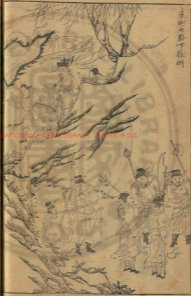


呂孝昆林府繪報



KODA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十六回

呂奉先轅門射戟

楊大將曰。今劉備軍屯小沛。雖然易取。奈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許他金帛糧馬。至今未與。即可令人仔細。食金帛以利其心。使他按兵不動。劉備立可擒之。先擒劉備。後圍呂布。此先除一患之計。術喜便令韓福賞書。見呂布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衛門戶。衛舉兵關東。未能屠戮董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衛掃滅仇讎。使衛明日于堂。世死生不讎。其功一也。昔金尚向兗州。前請封禪。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逃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衛



復明目于遐邇其功二也。衛生平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衛對戰。衛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衛。衛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若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上當終釋復致。若軍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惟命。

呂布看書畢。得物甚喜。重待韓胤。胤回告衛。衛遣紀靈為大將。雷薄陳蘭為副將。進攻小沛。人報與玄德。玄德聚衆商議。張飛要出戰。孫乾曰。今小沛糧寡兵微。如何抵敵。可修書告急於呂布。飛曰。那厮如何肯來。乾曰。不如棄小沛投曹操。飛不悅。玄德曰。乾之言善。遂修書賫往徐州。見呂

布書曰

伏自將軍垂念。令備于小沛。客身實拜雲天之德。今衛欲報私讎。遣紀靈領兵到縣。亡在旦夕。非將軍莫能救之。望驅一旅之師。以救倒懸之急。不勝幸甚。

呂布看了書云。兩下都發書到。一邊求救。援。一邊言休要救。救我無奈何。陳宮曰。劉備今雖受困。久後必經橫。乃將軍之患。請休救之。布曰。表衛若併了劉備。則非連奉山諸將。吾亦在衛圍中。也不得不救。劉備遂點兵起程。却說紀靈起兵長驅大進。已到沛縣東南。札下營寨。晝列旌旗。遮映山川。夜設火鼓。震明天地。玄德縣中。止有五千餘人。亦

書云
不
如也

書云
不
如也

書云
不
如也



出界布陣安營張飛便要出戰玄德阻之人報呂布引兵離縣一里西南上卻下營寨紀靈知呂布領兵來救劉備急令人致書于呂布呂布拆書曰

靈聞大丈夫之志心無二意專在一國可赴湯鑊之烹紀信就楚軍之戮縛諸受吳王之殺前者溫侯既受袁氏之禮物今復納劉備之佞言非英雄之所爲也若蒙早新劉備永爲唇齒之援共圖王霸之基願賜片言以決六就幸甚

呂布看畢笑曰我有一計使袁術不恨于吾教劉備不怨于我高順曰願聞其計布曰臨期觀之難以口說令人往紀靈劉備寨中請二人來赴席玄德看書大喜便欲上馬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呂布必有異心玄德曰非也吾待溫侯不薄彼安肯害我乎言畢就行關張跟去到呂布營寨入見布曰吾今特來解你之危你異日得志不可相忘玄德頓首稱謝生于布側關張按劍背後而立人報紀靈到寨玄德大驚欲避之布曰吾特請你二人會議勿生疑焉玄德未知其意心下不安紀靈下馬入見玄德在帳上坐抽身便回左右留之不住呂布向前扯住紀靈之臂如捉童稚靈曰將軍欲殺紀靈也布曰非也靈曰莫非殺大耳賊乎布曰亦非也靈曰愿將軍早賜一言以決心中之疑



布曰玄德乃布之弟也今爲將軍所困故來救之靈大驚曰若此則殺靈也布曰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鬪惟好解鬪靈問曰何爲解鬪布曰解釋兩家戰鬪吾有一法從天所決靈曰將軍旣言請入帳中計較靈入帳與玄德相見二人各心未穩布居中坐靈左備右布教且行酒酒行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各罷兵玄德無語靈曰吾奉主公之命從十萬之兵專捉劉備如何罷得張飛拔劍在手大怒曰吾雖兵少觀汝輩如兒戲耳你比百萬黃中如何你敢傷我哥哥關公拖住飛手言曰且看呂將軍發落那時各回營寨庶幾不遲呂布曰我請你兩家解鬪湏不

殺你斯殺遣遣紀靈不忿那邊張飛只要斬殺布大怒教左右取我戟來布提畫戟在手紀靈玄德盡皆失色布曰我勸你兩家不要鬪靈在天命令左右接過畫戟去立棘門外遠遠掣定布教取弓箭來布拈弓搭箭在手回顧與紀靈玄德曰棘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吾一箭射中戟小枝你兩家罷兵如射不中你各自回營安排斬殺如不遵吾言者併力殺之衆人皆應諾玄德暗告天地曰只愿射得中布都教坐再各飲一盃酒酒畢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拽滿弓口呼箭中這的是劉玄德有福處弓開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一箭正中畫戟小枝帳上帳下落



齊鳴一聲采。後有史官題呂布射戟詩曰

昔日將軍解圍時。全憑射戟釋雄師。棘門深處如開扇。
一點寒星中小枝。又宋賢有詩曰

溫侯神射世間稀。曾向棘門傷解危。落日果然敗后羿。
驚猿直欲勝由基。虎筋燕臂弓開處。雕翎翎飛箭到時。
豹子尾搖穿畫戟。雄兵十萬脫征衣。

呂布當年解圍危。將軍誰敢放公威。早知大耳全無用。
悔向棘門射戟時。又讚玄德有福詩曰

學芳百步喜穿楊。休說當年有紀昌。射戟當年誇呂布。
誰知天祐漢中王。

呂布見射中戟。小枝繫弓。就坐布起。執紀靈。玄德之手曰。
此乃天令汝兩家罷兵。不征戰也。今日盡醉。來日各自罷
兵。紀靈曰。將軍之言。不敢不聽。奈紀靈回去。主人如何肯
信。布曰。吾自作書。當日玄德。暗稱慚愧。酒又數巡。紀靈求
了書。先回。布與玄德曰。非吾則第危也。玄德拜謝。與關張
回。次日三處軍馬。齊散。不說玄德入小沛。呂布歸徐州。却
說紀靈回淮南。見袁術。說呂布棘門射戟解危之事。呈上
書信。袁術大怒曰。呂布受吾許多物。反向劉備射戟。為名
故相戲。吾自提淮南之兵。親征呂布。劉備紀靈曰。主公
不可造次。呂布當世英雄。兼有徐州之地。若布與備首尾



如計

相連，不易圖也。靈聞布之妻嚴氏有一女，主公有一子，可令人求親于布，布有女在此，必殺劉備。此乃疎不聞親之計也。表術即日遣韓德為媒，資禮物往徐州求親。德不日到徐州，見布稱說表術恭慕將軍，欲求令女為兒婦。永結為秦晉之好，布受禮物，入見其妻。言表術求親嚴氏曰：吾聞表公路久鎮淮南，錢糧無數，早晚為天子若成大事，則吾女有因母之望，只不知他有幾子。布曰：止有此子。嚴氏曰：何不便許之？縱不為皇后，吾徐州亦無憂矣。布意遂決。請韓德筵席，請其親事，回備聘定禮物送入府堂。布設筵席相待，留于館驛內安歇。次日陳宮竟往館驛內探聽韓

德坐間，叱退左右，對韓曰：誰獻此計？教公來為媒，始意在殺劉備之首。否？德失驚，遂跪于地上，實告如此。乞公憂情，恕官扶起曰：吾已有心久矣。奈溫侯不從，此事若遲，必被他入破了。吾已見溫侯，便教送女出城去，就親若何？德使謝曰：再生之德，表公若聞知之，亦感厚恩矣。官乃入見呂布曰：聞主公之女許嫁表公路，此正合吾之心。徐州可保永遠之基業也。不知主公欲用何日？布曰：不曉。官曰：古人結親以受聘之良辰，已有定例。天子一年，諸侯半年。大夫一季，庶民一月。布曰：表公路天賜國寶，早晚為皇帝，當為天子。例官曰：不可。布曰：今只是諸侯，例官曰：亦不可。布曰：

此計
如計

如計
如計



依我們風俗就卿大夫例官曰便也不可布曰吾今雖窮

徐州未受明詔欲教吾依庶民例也官曰豈有此理布曰

汝意欲何如官曰方今天下遙相征伐威震四海今與公

路結親諸侯有嫉妬者多矣倘若至吉日良時半路伏兵

並起如之奈何其親不許便休既許之起者侯未知便送

女去如到壽春公路必自擇日而成事也布喜曰公臺之

言甚當入告嚴氏嚴氏曰若非公臺幾廢吾女將寧從之

可矣布乃贈金帛與韓胤謝媒安排首飾器皿寶馬香車

令宋憲魏續一同韓胤送女前去鼓樂喧天送出城外有

沛令陳珪在家養老即陳元龍之父也聞鼓樂喧天之聲

遂問左右左右曰呂奉先女速嫁表公路之子珪曰誰為

媒對曰三日之前韓胤自壽春來想是媒也珪曰此乃疎

不問親之計也必害玄德遂扶病見布布曰大夫何來珪

曰聞將軍死至特來弔表布驚曰何故出此言珪曰前者

表公路以金帛送公欲殺玄德公射戟解之術來求親其

中欲公女為質隨後便來取玄德首級未必來求借錢糧

或作鴆助公必允之早晚造反公乃反賊親屬也布大驚

曰陳官慢我也急喚張遼引兵追趕三十里取女歸于後
堂大罵陳官曰你欲令我受萬代之罵名官默然而退陳
珪曰且置韓胤在此却令人虛荅表術曰女雖奪未了如

此
卷三十四



辨畢，便自送來，却將韓胤發監。人馬俱各當住。珪又說布曰：「可差愚男陳登爲使，解韓胤赴許都，操必大喜。」布曰：「容我熟思之。」數日未決。人報玄德在小沛，招軍買馬，不知何意。布曰：「爲將軍之道，乃本分事，正話聞宋憲、魏續至，拜罷。」布曰：「我令你二人往山東買馬，逆得幾匹。」宋憲曰：「買得好馬三百餘匹，回至沛縣界首，被強寇劫去一半，打聽得是劉備手下將張飛、許都作山賊搶劫馬匹去了。」呂布聽信，心中大怒，隨令點兵去小沛捉殺張飛，還是如何。

曹操典兵擊張繡

呂布點起軍馬來攻玄德。玄德懼，領軍來迎，兩陣圓處。

玄德出馬曰：「兄長何故領軍到此？」布指面罵曰：「我鞍門射戟，救你大難，你何故奪我馬匹？」玄德曰：「備因缺馬，令人四下收買，安敢奪兄馬匹？」布曰：「你便使張飛奪了吾好馬一百五十匹，尚自抵諱。」張飛挺鎗出馬曰：「是吾奪了好馬一百五十匹，不知是你的。」呂布罵曰：「環眼賊漢，累次眇視吾飛，曰：我奪你馬，你便惱你奪我哥哥的徐州，你便就不說。」布挺戟出馬來戰張飛，兩箇酣戰一百餘合，未見勝負。玄德見呂布四圍漸漸裂將來，恐有疎失，急鳴金收軍入城內。呂布分軍四面圍定。玄德喚張飛至，面前責之曰：「今又是你奪他馬匹，惹起事端，馬匹却在何處？」飛曰：「都寄在

有項有項
呂布自
說得說

玄德又
此言
又知有





卷之

各寺院內玄德隨令人出城說合送還馬匹布欲從之陳
官曰今不殺劉備久後必殺將軍也不可罷兵布聽之不
准攻城甚急玄德見布攻之太急却說糜竺孫乾商議孫
乾曰曹操所恨者呂布也不若棄城走往許都投奔曹操
借軍破布此為上策玄德曰誰可當先殺開此圍飛曰小
弟情願死戰玄德令飛在前雲長在後備自居中保護老
小當夜三更乘着月明虛閉西門搦戰却出其門而走張
飛在陣正遇宋憲魏續飛殺退二將得由布軍後面張遼
趕來關公敵住渾縣有萬餘軍只引一半出來呂布見玄
德去了也不來起自回徐州便令高順守小沛却說玄德

前奔許都

今許都

到城外下寨先使孫乾來見曹操言被

見曹操
好漢第一
姓曹操了

二人

呂布追逼特來相投操曰玄德吾弟也可請入城吾自有
委用之地次日玄德留關張在城外自帶孫乾糜竺入見
操操令人扶起請坐以上賓待之玄德告訴呂布之事操
曰布乃無義之輩吾與賢弟併力誅之玄德感謝不盡操
設宴相待至晚送出操回府有或告操曰劉備乃英雄之
才今不早圖之後必為患操不答或出郭嘉入操曰苟或
勸我殺玄德當何如嘉曰不可主公興義兵為百姓除暴
惟仗誠實信義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來也今玄德素有英
雄之名又困窮而來投之若殺玄德是以害賢為名也如

上善不日
不日不日
不日不日
不日不日
不日不日
不日不日
不日不日
不日不日

此則智謀將士自疑回心擇主主公識與定天下乎夫除
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大喜曰
君謀正合吾心次日秦開詔劉備領豫州牧程昱諫曰吾
觀劉備有才甚得民心終不爲人之下不如早早圖之操
曰非可也方今用英雄之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
奉李與吾所見同也昱曰主公有王霸之才某等皆不及
也遂請玄德入與兵三千糧萬斛使往豫州之任進兵屯
小沛招集原散之兵圍呂布玄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
操點兵欲自往征呂布忽流星報馬道張濟自關中引兵
攻南陽爲流矢所中而死濟兄之子張續自領殘軍用賈

誦爲謀士結連劉表屯兵宛城商議欲興兵伐許都奪駕
操大怒欲起兵討之又恐呂布文劉備必侵許都荀彧曰
此事極易呂布乃無謀之輩見利必喜可差使加官賜賞
其心必安又與玄德解釋和會布喜則不思遠圖矣操曰
善遂差奉軍都尉王則即賁封官誥命并和解書往徐州
去訖却說曹操起十五萬兵討張繡軍馬三路分行以夏
候惇爲前鋒先起時建安二年五月也操馬至清水在許
陽府城東下寨賈誦勸張繡曰操兵勢大不如舉衆投降
不可與敵以致軍民之患張繡從之使賈誦直至操寨來
見操操問誦對答如流操甚喜之欲用爲謀士誦曰昔





從李惟得罪于天下。今從張繡言聽計從。未敢棄也。操喜。

謂次日引繡見操。操待之甚厚。兵入宛城屯住。宛縣名今屬河南府

餘軍分屯城外。寨柵聯絡十餘里。一住數日。繡每日大設

筵宴請操。一日操醉入寨所視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

兒子曹安民隨操專一管衣食內事。安民知操意。乃近前

曰。小姪昨晚窺見館舍之側有一婦女。生得十分美麗。問

之。乃是張濟之妻。操聞之。便令安民領五十甲兵而取之。

須臾到來。操視之。果美麗之人也。濟妻拜之。操問曰。夫人

姓甚。婦答曰。妾乃張濟之妻。郭氏也。操曰。夫人歲吾否。郭

氏曰。久聞丞相威名。今夕幸得瞻拜。操曰。吾今為汝。故准

張繡之降。若非如此。則滅全家矣。郭氏拜曰。實感再生之

恩。操曰。今日得見夫人。乃天幸也。今宵願同枕席。隨吾還

都。必以夫人為正室。郭氏拜謝。是夜共宿于帳中。郭氏曰。

在城中久住。繡必生疑。人知亦議治。操曰。明日同夫人去

寨中住。次日果移于城外寨中安歇。恐各官議論。乃喚典

韋就中軍帳房外安歇。提調把帳親軍二百餘人。非奉呼

喚。不許輒入。違者斬首。因此內外不通。操每日與郭氏取

樂。不想歸期。家人答報張繡。繡怒曰。吾以操行仁義之人。

今作此態。辱吾甚也。便請賈詡商議。詡曰。此事不可。泄漏

泄漏。則吾等皆死矣。來日等操出帳議事。如此如此。次日

郭氏
人實是
大也。不
若舉也

此以有
七人
以
馬
以
人

典
子
走
好

操至帳下。張繡告曰：新降兵多有逃亡者，乞移屯中軍。操許之。繡乃屯中軍于道地，分爲四寨。數日之內，打聽操帳前有一將名胡車兒，力負五百斤，日走七百里，乃異人也。見繡不樂，問其故。繡云：前事胡車兒曰：臨期請典章飲酒盡，醉臨散車兒雜入他數內，跟進先盜其鞍。此人必無用也。繡甚真，預先准箇弓箭，甲兵告示各寨。至期令賈詡致意請典章到寨，厚加重待，恐勳酒至晚果醉，送出寨門。胡車兒雜在衆人隊裏，直入大寨。是夜曹操與鄒氏飲酒，忽聽帳外人言：馬嘶，操使人觀之，回報是張繡軍夜巡，操乃不疑。時近三更，帳前忽報寨後吶喊，草車上火起。操曰：必是軍人不小心矣，勿得驚動。須臾四下裊火起，時連喚典章。典章醉倒在帳中，典章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急跳起床邊，尋雙戟不見，但聞敵兵已到帳門，急掣步卒腰間刀，見門首無數軍馬各挺長鎗來搶寨口。典章奮刀向前砍死二十餘人，馬軍方退步。軍又到兩邊，鎗如草列，典章身無片甲，上下前後被數十鎗，猶自大叫死戰，刀砍缺，不堪用。典章棄刀，雙手扶兩箇軍迎之，擊死者八九人，群賊無有敢近寨門。遠遠以箭射之，箭如雨密，典章猶死拒寨門。但聽得寨後左右賊軍已入，背後長鎗，迤至，草大叫救聲，血流



滿地而死半响無一人敢從門前而入史官讚曰

守護中軍張英雄獨典韋聞風皆膽裂望影總魂飛猿臂持雙戟彪犀掛鉢衣清河塵戰死千古顯神機

鉄戟雙提八十斤威風凜凜鎮東坤欲將英傑從頭數
惟說當年有典君

傳云三分時帳下壯士有典韋提一雙鉄戟重八十斤
又云典韋執斧立于曹公之側諸人不敢仰視典韋死

後賊軍銅頭遙相傳看而人尚驚駭

却說曹操得典韋當住門前乃得大定馬匹操飛身上馬
比及出行後寨門只有安民步隨此時未到消水河邊操

右臂中箭馬亦帶三箭後賊趕到河邊安民被賊趕上伏
爲肉泥操急驟馬衝波過河後人有詩云

孟德奸雄世莫同南陽張繡逞英雄喊聲大震三更後
烈燭爭飛滿寨紅荀彧逃亡隨野渡曹公絕影恨飄蓬

駿騎激水奔波過堤畔仍存舊馬踪
操驛馬纒上岸一箭中馬眼而死長子曹昂以馬救操操

方得命曹昂被亂箭射死人馬填滿清河操走脫路逢諸
將說典韋救命張繡分兵趕操操部將夏侯惇所領青州

之兵乘勢下鄉劫掠人民平虜校尉于禁將本部軍于路
勸殺安撫鄉民青州兵走回迎操泣拜于地言于禁造反

此人之母
此人之母
此人之母
此人之母
此人之母
此人之母
此人之母
此人之母
此人之母
此人之母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于禁曰

趙毅本部軍馬操大驚後面本部軍都到夏侯惇許褚李
典樂進也到操言于禁造反停整兵迎之禁既見操等集
到乃引軍射住陣角鑿鑿安營手下人報青州軍言將軍
造反今丞相已到何不分辨如何先立營寨若軍士預告
將軍不便于禁曰今賊追兵在後不時便至若不先准備
何以拒敵分辨小事退兵大事安營方畢張繡軍兩路殺
至于禁身先出寨來殺張繡繡急退兵左右諸將見于禁
向前各引兵擊之繡軍大敗追殺百餘里繡勢窮力孤引
敗兵投劉表去了操不追趕聚兵攻將于禁入見備言青
州之兵劫掠大失民望某故殺之操曰不告吾先下寨何

于禁曰

也禁以前對操曰清水之難吾甚恨與將軍在亂中能整
兵討暴壘有不可動之師雖古之名將何以加之賜于
禁金器一副封益壽亭侯責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操令
班師回都操與諸軍聚長曰吾折良子愛姬無辜流淚獨號
泣典韋也衆皆歎主公愛士迺于親子遂遣許都各各賜
賞却說王則賁詔至徐州布迎接入府開詔拜畢封布為
平東將軍特賜印綬布大喜又出操私書書云

于禁曰

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藏金以爲印國家無好紫綬所
取自帶紫綬以表寸心望將軍與劉備合同共滅袁術
大著忠誠書不虛言惟將軍照鑑

却說呂布見王則說曹公相敬之意好生重待忽報表術又遣人至布笑而問之使言表王早晚卽皇帝位立東宮術催取皇妃早到淮南布大怒曰反賊焉敢如此盡殺來使術將韓馥山枷子釘了便遣陳登賈謝表解韓馥一同王則上許都來見操操知布絕船未命覽所進表曰

臣呂布自誅董卓又懼喪亂寄跡山東本欲逸駕知曹操忠幸奉駕許都臣前者與操交兵今操保轉陛下臣爲好將有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專近奉天寵曲頒恩命愧感交集倘有征討願效努力萬死不辭謹表以聞

如

布答操書又十分嚴謹操看了大喜遂斬韓馥于市曹操登密諫操曰布豺狼也勇而無謀輕于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吾素知呂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汝父子莫能究其

如

情汝當與吾謀之登應諾曹操贈陳珪致中二千石登爲登廣陵太守登拜辭回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登默答曰丞相起兵吾爲內應登回徐州見呂布布問之登言父贈孫某爲太守布大怒拔劍而言曰不與吾求徐州登汝汝父教我協同曹公絕婚公路吾所求終無一獲汝父子俱各貴顯被汝父子所賣耳欲斬之登大笑曰將軍何故甚不明也布曰吾何不明登曰吾見曹公把將軍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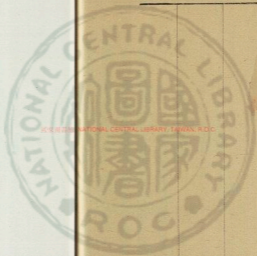
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曹公笑曰不如卿言
吾待溫侯如養鷹耳狐兔未息不可先飽餒則爲用飽則
颺去甚問誰爲狐兔操曰江東孫策黃州袁紹荆襄劉表
益州劉璋漢中張魯布擲劍笑曰曹公知我意也忽報袁
術軍取徐州呂布聞言大驚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于禁最識大體只爲國家爭勝負不爲一身辨曲直
真良將也老瞞以金器賞之曹操侯加之亦可謂善
用英雄也安有不興王興伯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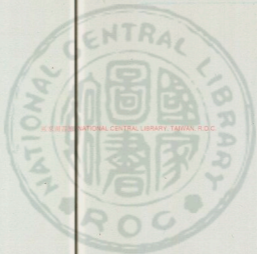
長子愛姓不哭而哭典韋死典韋一人耳其知不
也不可知活典韋壽則都是也如何不爲老瞞傾心
老瞞的是賊也老瞞的是賊也請人如何出得他手
○然老瞞奸雄又出不得鄒氏也殺其名將縱其猶子
殺其愛子待未殺老瞞耳可笑今人無老瞞之奸雄
有鄒氏之惑溺其不殺也者幾希矣危哉危哉憐哉
慘哉何忍言也何忍見也





PL 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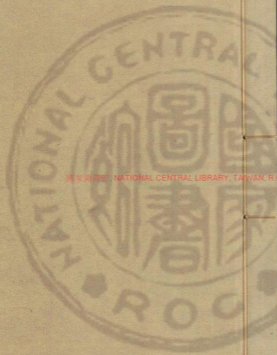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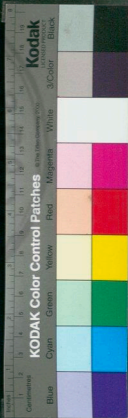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3707 *6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第十七回

表衛七路下徐州

却說表衛在淮南地廣糧多，越貶于民，以致倉庫盈滿。又有孫策所當玉璽，遂議稱帝，宮室車輦冠冕已辦。大會群下，衛曰：「吾聞昔日漢高祖乃泗上一亭長耳，劍四百年基業，今數已盡。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卿，百姓所歸。吾欲應天順命，位登九五，爾諸公卿各存忠孝之節，主簿圖象曰：不可。昔周氏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此事決不可行。衛曰：吾袁姓出



陳

陳陳乃大舜之後以上承火德其運也吾字公路識云代漢當塗高也吾有傳國王璽若不為君背天道也吾意已決臣下再多言者決斬之遂建號仲氏立臺省等官乘龍鳳輦祀南北郊立馮方女為后後官美麗數百人衣服金帛錦繡器用並是金玉飲食奇珍美味自以為成帝業矣立子為東宮因命使催取呂布之女為兒絨却聞已將韓胤解赴許都被操斬訖布已授平東將軍之職術大怒遂拜張敷為大將軍統領大軍二十餘萬分七路征徐州第一路大將居中第二路上將橋蕤居左第三路上將陳紀居右第四路副將雷薄居左第五路副將陳蘭居右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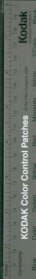
路降將韓暹居左第七路降將楊奉居右分發各部下使將尅日起行欲命兗州刺史金尚為太尉監運七路兵尚不允從術殺之以紀靈為七路都救應使術自引李豐梁剛樂就三萬軍馬為催進使接應七路之兵呂布使人探聽回報曰今張勳一軍從大路上運取徐州橋蕤一軍取小沛陳紀一軍取沂都雷薄一軍取瑯琊陳蘭一軍取碭石韓暹一軍取下邳楊奉一軍取浚山七路軍馬日行五十里于路劫掠將來呂布慌忙急召陳珪父子商議曰今日袁術軍分七路來取徐州當如之何陳官曰徐州之禍乃陳珪父子所招巧言令色以媚朝廷營求爵祿今日

陳陳不



後馮于將軍可斬二人之頭以獻袁王其軍自退布大怒
喝令簇下陳珪父子陳登大笑曰何如是懦也吾觀七路
之兵如七堆腐草何足介意布問曰汝有何計可破之竟
汝死罪陳珪曰七路之兵領將是誰共有幾多布一一說
了珪曰將軍兵將共有多少布曰不過五六萬人也珪曰
羅安寨不等我以逸待勞四面分路應之布曰汝等罪不
容誅以言寬我將欲逃遁也珪曰父子良賤皆在將軍掌
握之中待走那裏去倘將軍肯用老夫之言徐州可保無
虞矣布曰公試言之明以教吾珪曰袁術令收韓暹楊奉
以爲羽翼彼皆烏合之衆素不親信不相維持以正兵守

之出奇兵勝之無不成功也又有一計不止保安徐州袁
術亦可擒矣布又問珪答曰暹奉之依袁術譬如風鶴勢
不並棲立可擒之袁術用人正如積薪今用韓暹楊奉爲
左右羽翼二人乃漢舊臣因懼曹操而走無家可依譬婦
袁術術必輕之若憑尺書結連暹奉以爲內應結連劉洪
以爲外合必擒袁術矣布曰汝必親到韓暹楊奉處下書
登曰目今便行布登表上許都致書與豫州然後令陳登
引數騎先于下邳道上來接韓暹暹引兵下寨登入見韓
暹暹問曰汝是徐州呂布之人來此何幹登乃笑曰某爲
大漢公卿何謂呂布之人也久聞將軍關中保駕有益世



有
可
疑
可
疑

之功身無罪惡乃有德清白之士今却佐表衛營如含明珠而就泥丸棄良玉而抱頑石不忠不義之名罵于萬代
某爲將軍耻之豈因一時之忿而失千古之名乎且表衛
久而多疑後必有害于將軍遲曰吾欲歸漢恨無門矣登
出布書遲覽其書書曰

布聞二將軍同扶大駕立萬世之功偶因一時之聞言
以致失身于關外若能革故鼎新去邪從正同誅黨逆
共佐皇朝以圖遠大名書竹帛專候回音切希照察
韓遲曰吾已知之矣公先回吾與楊奉兩路縱兵擊之但
看火起爲號溫侯以兵應之登辭遲急回見呂布報韓遲

等以淮備內應遂分五路高順引一軍進小沛敵橋梁陳
宮引一軍進沂都敵陳紀張遼臧霸引一軍出瑯琊敵雷
薄宋憲魏續引一軍出碭石敵陳蘭呂布自引一軍出大
道敵張勳各與軍一萬餘者守城先說呂布出城三十里
下寨張勳軍馬也到見呂布料非敵手退二十里待四下
兵接應是夜上山望見一週遭火起勳軍自亂韓遲楊奉
分兵到處放火爲號接應各軍入寨呂布乘勢一擊張勳
敗走呂布趕到天明正撞紀靈接應兩軍相敵却欲交鋒
韓遲楊奉兩路殺來紀靈大敗奔走呂布引兵追殺山背
後一彪軍到門旗兩路分開中間一隊軍馬打龍鳳日月



旗燻四十五方旌幟金瓜銀斧黃鉞白旄上打黃羅絹金
曲柄傘傘蓋之下素術身披金甲腕懸兩刀立馬陣前馬
布逆賊背主家奴布怒挺戟向前來報素術副將李豐挺
鎗出馬來迎戰不三合被布戟傷其手豐棄鎗而走梁紀
樂就變出來喊呂布素術引中隊出後軍潰走三軍大亂
呂布軍槍奪馬匹衣甲無數術敗軍走不數里山背後一
軍出截住去路當先一馬乃蒲州人也姓關名羽字雲長
領五百校刀手大叫友賊還不受死待逃何方素術慌逃
而走雲長起來紀靈敵住餘眾四散奔走素術收拾敗軍
再回淮南去了呂布得勝還請奉還二將一行人馬都回

徐州去了到城中請叙禮畢大排筵宴管待衆將布保韓
暹爲沂都牧楊奉爲鄆郡牧席散各期而去雲長辭歸次
日布與陳珪商議欲留一軍在徐州珪曰不可韓楊二人
據山東不出一年則山東城郭皆屬將軍也布曰然次日
重勞三軍送二將誓于二處屯紮以候恩命登問父曰何
爲不留韓楊二人在徐州爲殺呂布之根也珪曰倘二人
協助呂布是與布添爪牙也登服父之高見却說素術軍
馬折其大半乃回到淮安遣人往江東去問孫策借兵報
仇使至江東說袁王借兵之事策怒汝借稱帝位昔又漢
室賴吾王璽非義人也吾欲加兵問罪豈肯妄助逆黨乎



作書以絕之書曰。

策開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諫之儀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傅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感類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撫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樂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五宮太后弘農王畧丞宮人發掘陵園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募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整幼主東顧俾保傅宣命欲令諸軍振旅于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魏胤南荆公孫瓚徐州燕幽劉繇兗方江澗劉備爭盟淮陽是以未獲承命索弓戢戈也今備孫既破操等餓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若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于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于疆臣若無故而奪之懼未合于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懷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頽遊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



一覽
必
今日
必
必
必

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明之適足趨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湏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于桀紂之政毒苦千秦莽之役故能變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于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兼五也幼主岐嶷若出其邇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于周成之盛自受且與之美

此誠所望于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勞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維所以扶國家之顛頰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廢道之節而彌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盡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于聖哲者以其審于合宜慎于



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議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于圖緯妄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才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敦思尤也九者尋明所見之餘耳庶備採予惟所導志忠言逆耳幸留神聽

使責書回見素樹術看畢怒曰黃口孺子敢以文字譏我吾先代之以取江東長史楊大將苦若諫方住却說孫策自發書後每防樹來令點軍守住江口忽曹操使至拜策爲會稽太守便令起兵征討素樹策乃商議便要起兵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會兵擊素樹

孫策欲起兵擊素樹長史張昭曰術雖新敗兵將極多糧食足備倘進兵不利倘及江東不如上書與曹操他若南征願爲後應兩軍相援術軍必敗萬一有禍亦望操援之策曰然遂遣使以此意達之却說曹操至許都思慕典章興立祠堂四時祭之遂封其子爲中郎字子名滿收養在府忽報孫策使至百獻禮物尤多操觀其書遂要南征人探得素樹乏糧却掠陳留操遂點兵出師此時操自專權恣行大事然後啟奏無有不從操令曹仁守許都其餘皆跟操



出征起兵三十萬糧食輻重千餘車時建安二年秋九月
操行軍之次先發人會合孫策與劉備呂布比及到豫章
界上分兵玄德引兵來迎入操營獻上首級二顆操驚曰
此是何人首級玄德曰此韓暹楊奉之首級也操曰何以
得之玄德曰呂布因令三人權沂都瑯琊兩縣縱使軍士
搶掠徐揚地面人民無所不怨因此稱乃設一宴詐請議
事比及入坐先牽了馬高誘為號小弟關張二人各殺死
一人盡收其兵士于部下令特來請置操曰爾與國家除
其大害堪為大功何為罪也遂賞玄德合兵到徐州界只
布出迎操用美言德慰令封左將軍之職還許都之時即

操印綬布大喜操即分兵呂布一軍在左玄德一軍在右
操自居中令夏侯惇于禁為先鋒時袁術知曹兵來令大
將橋蕤引兵五萬作先鋒兩軍會于壽春界口橋蕤當先
出馬與夏侯惇戰不三合橋蕤被搦而死術軍大敗奔走
回城四下裏來報孫策發軔攻江邊西面呂布引兵攻東
面劉備關張引兵攻南面操自引兵三十萬攻北面袁術
大驚急聚眾文武官商議楊大將出曰目今壽春水旱連
年田禾不熟人皆缺食今又動兵必擾于民民既生怨四
下兵至難以迎敵不如留下軍馬在壽春休戰待彼兵糧
盡必生變矣陛下統御林軍渡淮一者就熟二者且避其



鏡衛用其言留李豐樂就梁剛陳紀四人各分上將之職
分十萬人堅守壽春衛盡數收拾庫藏金玉寶貝上車約
二十萬人聯絡不絕適淮去解却說操兵三十萬日費糧
食浩大况諸郡旱荒人民相食屋宇盡皆折毀軍士無得
掠擄探催軍速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餘糧食
將盡致書問孫策借糧米十萬斛不敷支散呂布玄德自
使人運糧不敷支散管經官任峻部下倉官王垕跟隨出
征賣數日入粟探曰兵多糧少當如何何操曰可將小斛
散之權且救一時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
方策垕果以小斛分散糧却遣使人各察聽之無一人不

一
李
垕
曰
兵
士
倘
怨
如
何
操
曰
吾
自
有
方
策



好
想
如
此
人
可
欺
也
其
計
如
下

怨皆曰丞相大欺衆也說者紛然皆言散糧不及數操密
召王垕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衆心汝妻小吾自養
之汝自無憂慮也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
示衆耳垕曰其實無罪操曰吾亦知汝無罪若汝不死三
十萬人心皆變矣垕再欲言操呼刀手推出門外一刀斬
之懸頭高竿出榜曉示曰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謀按軍法
因此斬之而乃騙過三十萬人盡皆無怨操知糧盡教各
寨軍如三日不併力得城者皆斬操自至城下看諸軍搬
土運石填壕寨壁忽見兩箇末將將及到城邊見城上矢
石如雨下慌走急回操掣劍親斬于城下操自下馬接土

好
想
如
此
人
可
欺
也
其
計
如
下



坑坑于是大小將士無不向前軍威大振城上看見並皆失色是夜爭先上城者無數操親賞賚賜軍士併力城池已破縱軍入城擒掠李豐陳紀樂就梁剛皆被生擒見操操令督將千市操焚燒偽遺宮室廢宇一應犯禁之物盡春城中救掠一空操欲進兵渡淮追趕袁術荀彧諫曰此圖接連十數郡皆荒旱不收更若進兵必勞軍損民倘未見勝欲還急難不若暫回許都待來春麥熟軍糧足備方可圖之操持疑未決忽報馬到稱說張繡依託劉表為唇齒南陽張陵請降復反曹洪拉拒不住連輸數陣今被張繡殺來恐許都有失請丞相回操持書與徐策令跨江布陣

以為劉表疑兵未不敢妄動吾自復任張繡以絕其根即日兵行令劉備與呂布結為兄弟使相款助再無相侵操令玄德仍住沛城着呂布領兵回徐州去操密與玄德曰吾令汝屯兵沛城是掘坑待虎也但汝與陳珪商議勿令有失音至便來接應話畢而退却說曹操自引大軍回許都安撫定了人報段煨殺李催任習殺郭玘解首級前來煨將李催三族老小二百餘口俱活解入許昌操令分于各門處斬催玘老小之首相傳號令人皆喜悅此賊已滅請天子陞殿會集文武作太平筵席封段煨為盪寇將軍任習為殄虜將軍各引兵鎮守長安二人謝恩而去操奏



好
德
好
德
好
德
好
德
好
德
好
德

張繡侵掠郡民，興兵伐之。天子親排鑿駕，送繡出師。時建安三年夏四月，繡引大兵進發，留荀彧在許都，調遣兵將，操行軍之次，見一路麥已蒼黃，民欲爲食，聞兵來，至逃竄入山。操下寨，會集諸將，更使人遠近遍叫村人父老，及各處守境官吏來聽發放。操曰：「吾奉天子命詔，招降討逆，與民除害，方今麥熟之時，不得已而起兵，此去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作踐者，並皆斬首，擅自檢掠人財物者，並皆誅戮。王法無親，宜當遵守，仰居民勿得驚疑，不許流遭他界。因此于路百姓望塵遮道，而拜稱頌聖德。凡官軍經過麥田，並皆下馬，以手扶麥，過相傳送，而過只怕麥倒在路。上標行于麥中，忽驚起一鳩，乃眼生竅入麥中，踐倒其麥，操隨下寨，喚行軍主簿，擬議自己踐麥之罪。主簿曰：「丞相之言令也，誰敢不從？」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衆乎？」衆所佩之劍，欲劍衆急救之。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不加于尊，丞相總統大將，豈可自殘害也？」操曰：「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義，吾誓記過，乃以劍割自己之髮，擲于地，曰：『割髮權代首耳。』萬軍悚然，沿道之民秋毫無犯，靜軒有詩斷曰：

十萬貔貅十萬心，一人號令衆難禁。
拔刀割髮權爲首，方見曹瞞詐術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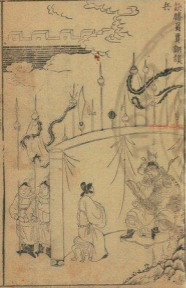
却說張繡知操又引兵來急發書報劉表使爲後應乃遣雷敘張先二將出城迎敵令賈詡守城兩軍相拒陣勢排成張繡出馬指面罵曰汝乃假仁詐義之人與禽獸無異操大怒令許褚出馬繡令張先出迎只三合許褚斬張先于馬下繡軍大敗操引軍起繡至南陽城下繡入城中閉門不出操圍城攻打城上擂鼓不絕砲石金汁弩箭以守之城壕大潤水勢尤深急難近城操令軍兵運土填壕又用做土布袋并柴薪草把相雜來城邊作甃梯又立雲梯窺望城中操自騎馬遙城視之已經三日傳令教軍士于西門北角上堆柴薪舍集將士就那裏上城繡問謂答曰某已知曹操之意可將計就計令操自棄兵而走繡曰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老瞞畢竟是賊也畢竟是大賊也卽如借王屋之頭以解三十萬人之口尙稍有天理人心者如何做得老瞞自刎劍髮等事似同兒戲然萬軍悚然羌民受福則實事也天下事又孰有真假乎哉做得來便是丈夫可笑彼曹無用道學口內極說得好聽每一事直推究到安勉真偽一絲不肯放過一到利害之際又倉皇失措如木偶人矣不知平時許多理學都在



那裡去了真可發一大笑也
曹禪天典真真是賊也只要活典常傾心耳豈真不
忘典常哉且其口中如此說耳又安知其心上不笑
長子愛任也哉。



那裡去了真可發一大笑也
曹禪天與亂真是賊也只要活與帝傾心耳豈真不
忘與帝哉且其口中如此說耳又安知其心上不笑
長子愛任也哉。





曹操與張繡

第十八回

決勝負買胡諫兵

張繡問曰何以知操之意。繡曰某在城上見曹操遠城觀者三日他見城東南角上有二色新舊不等之故鹿角多乎朽爛意在此處容易進城却虛去西南上積草詐為聲勢盡掣我城中之兵去守西北今夜黑必扒東南角而進也繡問如之奈何。繡曰此極容易日間盡撥百姓穿軍衣號虛守西北令精壯之兵食飽輕衣盡歸東南房屋內日間只教百姓去西北角上吶喊任他扒城一齊砲擊伏兵奔起吾一人可當一百也此可破操矣繡用其計盡教百

第六十

如也



姓穿軍衣城上吶喊雲梯上只望西井上却說馬軍報入中軍操曰中吾計也精銳之兵都存留帳後預備鐵鎧扒城器具日間只用軍攻西井角城外城中吶喊不絕至二更乘間裏引精壯之兵來東南角上扒過塚去砍倒鹿角軍人一齊扒到城上城裏亦無動靜只聽得西井角上喊聲大起東南缺內火把齊明操軍殺入兩下伏兵齊起軍士急退背後張繡親驅刀手殺來則見東南二門齊開精兵突出搃軍大敗一擁而退城外壕皆填滿殺到五更操軍走十數里結敗軍馬入城所奪車馬輜重極多操收敗軍查得折軍五萬餘人呂虔于禁俱各被傷潮見操敗走

是

知

急發書去教劉表絕後路表欲起兵忽有人報說操已屯湖口因此未敢動兵嗣良曰策兵已屯湖口乃為計欺借疑兵也近日曹操新敗若不乘勢勸殺後必有患明公乘兵勢之勝一擊操亦可破也表令黃祖堅守隘口進兵安衆安衆漢縣名今縣改城在南陽府城西絕操後路一面會張繡知表兵已起同賈詡引兵去襲操操軍緩緩而行至襄城到清水操馬上大哭衆將問其故操曰吾思去年將吾典韋在此折了不由不哭耳衆皆下淚操令此處就屯軍馬吊祭亡魂宰牛殺馬于清水之上祭享典韋操再拜痛哭昏絕于地衆皆扶起大小軍校無不下淚次祭任曹安民未祭



長男曹昂又祭絕影馬次祭歿于此處軍士祭畢在營軍士皆哭聲不絕留連不忍便行忽荀彧差人報曰劉表助張繡兵屯安眾以絕歸路操答書曰吾雖日行數里已知賊來追吾吾今策度已定若到安眾破繡必矣君等勿疑遂至安眾地界劉表軍已守險要張繡隨後引軍起來攔令衆軍黑夜鑿險開道暗伏奇兵天色微明表繡軍會合視之見操兵少疑操遁去兩軍俱入險路擊之操縱奇兵出破表繡之兵曹公得脫安眾隘口于隘外下寨劉表與張繡各整敗兵相見表曰何期被操之奸計繡曰容再圖之表繡集于安眾荀彧探知表紹欲起兵犯許都荀彧

急發書報操書曰

近人自冀州來報說田豐謂表紹曰今將軍糧足兵強曹操南征未回宜早乘虛以襲許都奉迎天子號令海內此爲上策若不乘機破之終被他擒雖悔無益也紹聽之持疑未決或請丞相遷都別作處處劉表張繡疥癬之疾不足憂也望早早班師勿失大事

操得書心懼即日整兵起程探細人來安眾報張繡備戰兵追襲賈詡曰不可追也去追必敗未曰若不追之失此機會表繡引軍馬萬餘人追之約行二十里趕上曹兵接戰表繡軍大敗而還賈詡引十數騎接至半途見敗軍回

言也
大
非
日
生
可
此
也



繡曰不用公言果有此敗。謂曰可從整兵再性追之。繡曰今已喪敗奈何。復追。謂曰兵勢有變。急往必利。如其不然。請斬吾首。繡信之。表不從。繡自引敗卒再回追擊。操兵大敗。盡棄不甲鎗刀而去。繡追趕忽山後一處軍出。繡收軍不起。那處軍當住去路。繡慌忙回來。到安眾。賞軍宴。謝賈詡。表問。謂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驗也。謂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操敵手。操軍雖新敗。必自爲將。斷其後路。以防退兵。追兵雖精銳。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操必勝之後。未盡力而退。必國內有事。已破我軍之後。必輕車速回。綏州衆將隨後聚。器勇亦非將軍之敵手。故雖用敗兵而取必勝也。繡服其高論也。謂勸表回荆州。繡守襄城。以爲谷。尚兩將各自分散。却說曹操知後軍敗。再引衆將回來。正逢那處敗軍。敗軍告難。若非這一路軍截住中路。我等盡搗矣。操慌問救軍者何人也。那人擐鎗下馬。來見曹操。畢竟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夏侯惇投矢咬睛

那將軍來見操生的身軀瘦健。筋骨軒昂。破黃巾。曾立大功。封鎮威中郎將。江夏子春人也。姓李名通。字文達。操問何來。通曰。近守汝南。聞丞相破張繡。表特來接也。嘗勞



十勝多
語心乃
讀書是
今人能
不亦如
公可知
臨大
心耳

畢加爲裨將封建功侯守護汝南西界以防表繡通謝而
去操還許都荀彧出迎操入見天子說稱孫策有功封爲
討逆將軍贈爵吳侯遣使賫詔江東去令策破劉表操回
府衆官皆聚荀彧問曰丞相到安衆何以知其必勝也操
曰彼退無歸路必用死戰吾寬暗以圖之此孫子之玄妙
也吾以是知其勝也荀彧拜服而去郭嘉入操曰公來何
暮也嘉曰適來表紹使人致書上丞相欲出兵攻公孫瓚
求借糧兵操笑曰吾聞紹圖許都今知吾歸欲圖公孫瓚
又問吾求糧索兵操看書中之意極驕極傲令使且歸館
驛安歇操問嘉曰表紹如此驕傲無狀吾將討之恨力不
及耳嘉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漢祖權智勝項羽雖項羽
破漢祖擒之惟智勝也如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
紹兵雖強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聽任自然此道勝一
也紹以逆勳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失政于
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憚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
三也紹外寬而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
易簡而內悅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
也紹多謀少決失在事後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
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掛謙以收名譽之士好言飾外
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



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于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于大事，與四海接，思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公有十勝之德，紹安可望也。操曰：如公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若此，紹可圖也。蓋曰：徐州呂布實心腹之大患也。今紹甚征公孫瓚，乘此人遠去，不若先取呂布，掃除東南，然後圖紹。末爲脫矣。若便圍紹，呂布必來教授，許都爲禍不淺矣。操然之。當夜便召荀彧入後堂，曰：汝知表紹動靜乎？彧曰：今日有使至，不知何事。操以書令荀彧看之。看畢，曰：紹辭語大不遜也。操曰：吾欲典兵討之，恨力不及耳。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必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耳。紹外貌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運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

卷之六



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鬥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虛美，行已謙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發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仗義征伐，誰敢不從。表紹之輩，何能爲用哉。操曰：卿頌吾德，何以當之。然此可以興兵征伐。或曰：未可。今呂布見在徐州，常懷不仁，欲伐表。紹布必乘虛，不如以書安表。紹之心，加紹顯官，許糧千斛，乘彼有事于公孫瓚之時，先滅呂布。中原十有六也。然後紹一舉而可擒也。操撫掌大笑曰：奉先之機文若之智，雖陳平張良，何可比也。遂議東征。

呂布荀彧曰：可先使人往劉備處，計會爲應，待其回報，方得動兵。次日厚待紹使，奏加紹爲大將軍，太尉之職，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密書報云：公可討公孫瓚，後當應之。遣其使而回。紹大喜，議進兵。討公孫瓚，不說表紹起兵，却說呂布在徐州，常設宴待陳珪。珪父子誇獎其德，陳官不悅。乘間時，便告呂布曰：陳珪父子面諛將軍，恐欲害之，不可不防也。布叱之曰：汝獻讒言，害及忠良，誰爲仗也。吾不看舊日之面，立新汝輩，當歎曰：吾忠義之心，不能明，不久必受殃矣。欲待秦之，又恐天下人笑官闕無言，帶領數騎于小沛地面圍獵，忽見官道上使飛走驛馬，官疑之，乃秦國



場引從騎往小路趕上問使命曰汝何人使命使命知是
呂布之人慌不能答宮裡使命乃有劉備回書遲捉來見
呂布布問之使曰曹丞相差某往沛城劉豫州處下客書
今得回書不知何事宮曰其中有謀可拆簡看布拆書視
之大驚怒曰教陳宮看此書何言書曰

今奉相公明命敢不夙夜用心備兵殺將寡不敢妄動
望相公大興王師到來備用為前驅呂布乃狼虎之徒
輕則猖獗矣備嚴兵整甲專待鈞命

呂布聽了大罵曰操賊焉敢如此遂將使斬首先使陳宮
賊霸結連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冒從東取山東兗州數
郡高順張遼取沛城攻劉備來寬靈魏續西取汝穎布自統
中軍為三路救應且說高順等出徐州有人入小沛報玄
德玄德急聚眾人商議孫乾曰可先告急于曹公次堅守
城廓玄德曰誰可去許都告急塔下一人出曰某願往此
人乃玄德同鄉之人因來沛縣謁玄德玄德以幕賓待之
姓簡名雍字憲和慷慨飄逸善能舌辯玄德命簡雍行就
整頓守城器械玄德守南門孫乾守北門雲長守西門張
飛守東門因糜竺以妹嫁玄德為次妻便以家僮十餘人
金帛糧食資給用費玄德與糜竺有郎舅之親故令竺並
第糜芳守護中軍保着老小高順軍至玄德在敵樓上見





徐美善
夫美善
徐美善

雄兵猛將，圍住城池。玄德大叫曰：「吾昔與呂布無讐，爾何故引兵到此？」高順曰：「你還支吾遮飾。汝連和曹操欲害我主，幸是天敗，尚敢抵諱。可出就縛。」玄德不答。高順在城下大罵曰：「無人出陣，張遼在。」西門攻打雲長曰：「汝儀表非俗，何故陷身于賊之部下？」張遼低頭不言。關公便知此人，有忠義之氣，相拒終日，並無惡言，亦不令軍士打城。關公令人探聽東門消息，人報張飛被辱，只要出城，願殺關公。見張遼退去，還來東門看時，只見張飛已出城外，和張遼斬殺遼拍馬而去。張飛欲起關公急召入城，令士卒堅守東門，飛曰：「張遼怕我而走，哥哥如何起我回來？」關公曰：「張

遼武藝不在你我之下，是吾夜來美言說之，其人頗有顧願之心。今日不與汝斬殺，故拍馬而走。飛方悟，再不出戰。玄德亦使人試之，呂布見攻下，卻不聞，自來搦戰。玄德于城上曰：「非備之罪，乃曹丞相奉天子詔命，以書見示，不容不答。若相告呂布，頗有回顧之心，只教圍住，不使攻打。呂布權回徐州，差郝萌往淮南見袁術，請罪許女為婚。術不納，尚未准信。郝萌回說，若要信從，可送女來。布持疑未決，却說簡雍見操陳說，呂布斬使，見圍沛城，操急聚眾謀士商議。操曰：「吾不憂紹，但憂袁紹。」二賊在後，未敢動。直荀攸曰：「表補新破勢，不敢動。」呂布驍勇，若是結連袁術，縱橫

淮酒必英傑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服，可往破也。操先
差夏侯惇、呂虔、李典爲先鋒，先起，操與衆謀士陸續進發。
簡雍隨行，且說夏侯惇引兵五萬，前至徐州界。高順知許
都救軍至，慌報呂布。先發侯成、郝萌、曹性二將，引二百餘
騎來接應。高順離薄城三十餘里，去迎操軍。玄德見高順
退去，知是操軍來到，引關張各提軍出城，只留孫乾守城。
糜竺、糜芳守家。玄德在高順後，下了三個寨子。玄德左關
公右張飛，前先說夏侯惇挺鎗出馬，搦呂布戰。高順出馬，
大罵夏侯惇，惇大怒，兩馬相交，戰四五十合。高順敗走，惇
縱馬趕去，顧不敢入陣，遮障而走。惇不捨，盡力追之。陣中
曹性看見，縱馬出關，抽弓搭箭，射夏侯惇將近。性一箭正中
惇左目，惇拔箭帶出眼睛，惇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之，
于口內啖之，不趕高順，只取曹性。」鎗搦透面門，死于馬
下。史官讚夏侯惇，拔矢啖睛詩曰：

開疆展土夏侯惇，鎗戟叢中敵萬軍。
拔矢去睛枯一目，啖睛忿氣喚雙親。
忠心力把黎民救，雪恨平將逆賊吞。
孤月獨明堪比論，至今功績照乾坤。

夏侯惇殺了曹性，縱馬便回。高順却從背後起來，呂布軍
馬一齊都上。曹軍大敗，夏侯淵救兄而走，呂虔、李典將敗
軍退去濟井下寨。高順得勝，引兵回擊玄德，未知如何。



總評

嘗欲爲老瞞作一定案不意郭生言之甚確也。不知者定以爲諛也第其大根本處不勝耳。如何如何。觀郭嘉所論表紹十敗曹操十勝吾人倘能一一自檢其身去紹之敗集操之勝則一生舉動有勝無敗矣。若止在表曹身上比較是名代鬼作生活也。于己身分上有何益哉。雖然獨讀三國誌當作如是觀。吾智者自然旁通之也。
夏侯惇啖睛此勇者之常事亦武夫之小節史官津津道之陋矣。



總評

嘗欲爲老瞞作一定案不意郭生言之甚確也。不知者定以爲諛也第其大根本處不勝耳。如何如何。觀郭嘉所論表紹十敗曹操十勝吾人倘能一一自檢其身去紹之敗集操之勝則一生舉動有勝無敗矣。若止在表曹身上比較是名代鬼作生活也。于己身分上有何益哉。雖然獨讀三國誌當作如是觀。吾智者自然旁通之也。
夏侯惇啖睛此勇者之常事亦武夫之小節史官津津道之陋矣。



第十九回

呂布敗走下邳城

高順引張遼擊張飛，雲布自擊關公寨，各出迎戰。玄德分兵兩路救應。呂布引軍背後殺來，關公兩路軍馬盡皆潰散。玄德引十數騎回沛城。呂布起來，玄德急喚城上軍士放下吊橋。呂布後到，城上却要放箭。又怕射了玄德，被呂布乘勢趕入城門，燒城裏數騎來迎。呂布一戰一箇殺得盡絕，把門將士都走了。布招軍馬入城。玄德見背後火起，到家不及，還穿城而過，出下西門，匹馬逃難。布先到玄德門首，糜竺出迎，跪于馬前告曰：「玄德乃將軍弟也，吾聞



此世目也

此世目也

此世目也

大丈夫寬恕不廢人之妻子與將軍爭天下者乃曹丞相也量玄德何敢望將軍愛惜玄德嘗想轅門射戟之恩一飯之間未嘗忘也將軍憐之布曰吾與玄德舊曾并義安敢害及妻子乎汝可引一家老小復去徐州安置呂布賜竺寶劍一口但登門者即斬之糜竺保老小上車移往徐州安置呂布既殺散玄德軍自投山東兗州境上留高順張遼屯小沛城孫乾亦自逃出城關張各自收得些人馬往山中住劉如落草一般却說玄德匹馬往山中逃竄正行之間背後一軍來起回頭視之乃孫乾也相抱而哭玄德曰吾今二弟不知存亡老小失散吾將自盡矣孫乾曰不可何不投羅漢以圖後計玄德保其言尋小路投許都路上絕糧于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跪進飲食忽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後生出拜問之乃鐵戶劉安也聞是同宗豫州牧至過尋野味不得殺其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二人飽食天晚夜宿至曉辭去後院取馬見殺其妻于厨下臂上盡割其肉玄德問之方知是他妻肉痛傷上馬欲帶劉安去安曰老母見在不可遠行玄德謝了遂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日漫山塞野軍馬來到玄德迎之乃是操軍也直到中軍旗側下馬拜迎操亦下馬答之說失沛城散二弟隔老小操亦下淚更說劉





安殺妻爲食之事。操令孫乾以金百兩賜之。軍行至濟北夏侯淵等。迎接操入寨。說兄損其一目。許病未痊。操臨隊處視之。令先回許都調理。一面使人打聽呂布。見在何處。人報云。呂布與陳宮賊霸。結連泰山寇兵犯兗州。操令曹仁引三千軍。打沛城操捉二十萬軍馬。與玄德來戰。呂布軍至山東界口。路近蕭關。敵軍欄住。乃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狝。三萬餘兵。四員將立于陣前。操令衝陣。許褚飛馬舞刀而去。四將一齊來迎。許褚抖擻精神。四員將迎敵不住。四散奔走。操乘勢掩殺。追上蕭關去了。人報呂布布此時已回徐州。布欲在沛城救高順。布與陳珪父子令守

陳珪大星
可見

徐州布帶陳珪之子陳登同去。珪與登曰。昔日曹公嘗言東方事盡付與汝。今布將敗。可力圖之。登曰。外面之事兒。子爲之。倘呂布敗回。便請糜竺一同守把城門。休放布入。見自有脫身之計。珪曰。布老小在此。必有心腹頗多。登曰。兒子亦有計了。呂布臨行。登曰。徐州四面受敵。操必死攻。先思退步。將錢糧移于下邳。下邳地理志云。東海郡下邳縣是也。倘圍徐州。下邳有糧。可救布曰。元龍之言是也。吾就將老小同去。使人喚宋憲。魏續。回保老小。屯下沛城。將船隻運糧草金帛。布同陳登先來蕭關救操。布到半路。登曰。容某先去看曹操。虛實。主公却纔可行。布曰。何謂也。

登曰泰山孫觀等皆有寇心未可托也布曰登于吾有益
布未行登先到關上陳宮城霸等接見登曰温侯深怪汝
等不肯向前要來責罰宮曰目今營兵勢大未可輕敵也
吾等緊守關隘教主公保涇城登上關望之見操軍逼
在關下登是夜連寫三封書拴在前上射下關去次日早
辭回來陳宮曰關上無妨可教温侯去守涇城去登遂飛
馬來見呂布曰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某已留下陳宮守
城將軍黃昏殺去布曰非公則吾中計也先使登來約陳
宮舉火為號內外相應登先到報曰曹兵抄下小路已到
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急回官遂引衆人棄關而走登就
關上放火為號呂布來無救未操軍抄入關中陳宮一軍
和呂布軍自相掩殺曹兵又到孫觀吳敦等各自四散領
軍去了呂布到天明方知是計急與陳宮回徐州到城邊
叫門城上亂箭射之糜竺在敵樓上叫道汝奪吾主城池
今依舊還主布問曰陳珪何在竺曰老賊吾已殺之呂布
回領陳宮曰陳登安在宮曰主公尚自執迷而問佞賊乎
軍士中道尋陳登不見布與陳宮來投涇城行至半路見
一彪軍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遼也布問之順曰陳登來報
說主公被圍某等急來解救官曰此是佞賊之計也布怒
曰吾必殺此賊進兵小沛曹操先令曹仁引軍已襲涇城



吳
未
見

大
是

呂布城下大罵陳登登在城上言曰吾乃漢臣安宥事友
賊也布轉怒怒聽背後喊聲大起布使高順探之見一隊
人馬當先一將豹頭環眼燕頰虎鬚幽燕涿郡人姓張名
飛字翼德高順交戰不利退走入陣飛衝入陣來呂布奮
怒來戰張飛正戰之間陣外喊聲起處曹軍突入呂布倒
掩畫戟引軍東走搦兩軍殺來呂布人困馬乏又一彪軍
攔住路乃大刀關雲長也立馬橫刀大叫休走呂布自與
交戰背後張飛趕來聲吼如雷布慌而走忙奔下邳候成
引兵接應去了關張相見各言失散之事關公曰我在海
州路上幾遭打聽消息故來至此飛曰弟在垓場山落草
爲寇二人來見曹操又見玄德拜哭于地各敘舊畢同捧
入徐州糜竺接見言家屬無危玄德甚喜陳珪父子奉拜
曹操操設一大宴犒勞諸將操居中玄德居左陳珪居右
文武等官各依次坐操言陳珪父子之功加十縣之祿以
供之登授爲伏波將軍操得徐州大喜商議起兵攻打下
邳程昱進曰布今止有下邳一城可以緩緩而進若逼太
急賊必死戰而投袁術矣一往授之其勢必大極難擒獲
淮南運路必有能事者守之外當袁術內防呂布况今山
山東諸路其淮南運路請玄德休辭玄德曰丞相將命安





敢有違次日操分派各路守把軍馬玄德留糜竺簡雍在徐州帶孫乾關張收拾軍馬取淮南運路來襲邳郡呂布在下邳自為糧食足備以資于內泗水之險

泗水原出兗州泗水縣

以拒于外吾何憂哉陳宮進曰今操兵方來可乘寨柵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也布曰吾昨累敗不可輕出待其來攻一擊皆落泗水也中吾之計策已在掌中陳官大笑而

出起五六日各下寨柵已定操令二十餘將皆披全付鐵鎗直到城下大叫呂布答話布上城而立操在麾蓋下以鞭指布布以手答之操曰近奉先結婚妻來爾吾故領兵至此實為得也爾有反逆大罪君有討董卓之功若能倒戈降之共扶王室不失封侯之位而富貴可取功名可立若愚迷不省城池一破玉石不分悔之晚矣爾可察之布曰丞相且退尚容商量陳宮在布側大罵操曰汝是欺君之賊反欲毀他人也言罷一箭射中麾蓋操指面恨曰吾誓殺汝遂引兵攻城布曰曹丞相容我自首當拜投于明公陳宮變色大怒曰逆賊曹操何等之人今日若降如鷄子投石豈得全乎布拔劍來殺陳宮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呂布欲殺陳宮高順張遼曰公臺忠義之人言從心出願

夫是大是

夫是大是

夫是大是

目有明也
妻所成也
言布也
言布也
言布也

主詳之。布擲劍而笑曰：吾戲汝耳。願公臺教我拒操之策。官辭無計可施。布求懇之。官曰：只恐將軍不從。布曰：公之良言，妾肯不從。官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爲營于外，官將餘衆閉守于內，操若攻將軍，官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爲救于後，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一鼓而破。此乃犄角之勢。布曰：公言極善，遂議分兵。布歸府收拾戎裝。此時冬寒，在側從人多帶綿衣。妻嚴氏曰：君欲何往？布曰：陳宮教我犄角之勢如此。嚴氏曰：昔曹操待公臺如赤子，猶捨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遇曹操，而欲委全城捐妻子，不軍逃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之妻乎？布曰：夫人所見如何？有言吾必從之。連三日不出宮。入見布曰：操軍已大張聲勢，四面圍至。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出，不如堅守。官曰：近聞曹操糧少，遣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將至，將軍可引精兵猛將出絕糧道。此計最毒也。布曰：公言極善。又入內對嚴氏曰：曹操糧食將至，我出斷之便回。汝且寬心。嚴氏泣曰：將軍自出斷糧，必然陳宮高順守城，我聞官頗素不和睦。將軍一去，官願必不同心共守城池。如有差失，將軍當以何地而立乎？願將軍詳聽，勿被官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幸賴龐舒私藏妾身，今湏不顧妾也。將軍前程萬里，言畢痛哭。



布愁悶不決，入告貂蟬。貂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布曰：汝無憂慮，吾有畫策，奔兗馬天下人誰敢近我。布出謂陳宮曰：操軍糧至者，許也。操多詭計，吾未敢動。宮長歎而出曰：我等皆死無葬身之地，靜軒以詩斷之曰：

奸雄曹操併中原，社鼠城狐索塞垣。莫笑溫侯無決斷，丈夫多惑婦人言。

對

布終日不出，只守嚴氏貂蟬，飲酒以解愁悶。陳宮下謀士許汜王攸求見，曰：布布謂曰：二公有何解圍之策？許汜曰：今袁術在淮南，聲勢大振，舊曾許女為婚，將軍何不求解，附兵一至，內外攻擊，操自必敗矣。布大喜，遣人修書就着汜，指去許汜曰：酒得一軍引路，衝出方可得去。布教張遼郝萌兩箇引兵一千，送出隘口。許汜王攸辭了呂布，張遼在前，郝萌在後，夜至二更，殺出城去。林過玄德寨，眾將迎趕不迭，已出隘口。張遼一半軍回郝萌五百人馬，跟汜指去了。張遼回來，雲長攔住，各有顧盼之心，不肯下手。高順侯成出城引兵救護，張遼回來了，且說許汜等至壽春，拜見袁術，呈上書信。術曰：前者殺吾使命，賴吾婚姻，今復相問何也？汜曰：此是操用姦計，以致如此。明上詳訖，納之。術曰：汝不是操軍，困逼甚急，豈宜以女許吾之子？汜曰：明上今不救布，布必敗矣。布若一破，明上亦破矣。術曰：奉先反



三書
費無位可先送女然後傾圍而救之汜楷謝了和郝萌回
到玄德寨邊汜曰目下不可過夜半吾二人當先汝可隨
後郝萌結束了夜過玄德寨正行之次張飛出寨攔路郝
萌交馬一合生擒過去汜楷至城邊大叫城上救人折了
五百軍馬并郝萌却說張飛解郝萌見玄德玄德問了押
往大寨見操萌說求救表術許女爲婚操怒教推出斬于
軍門喚上簿告示各寨如有走透吕布并將士者亦按軍
法處治各寨悚然晝夜不寐玄德至寨分付關張曰我等
正當淮南路上衝要之處倘有疎失王法無親二弟須宜
用心吾今日夜不敢卸甲矣飛曰捉了呂布從將不賜重
賞及相譏嘯玄德曰非也曹操統數十萬雄兵不以軍令
何以服人第勿犯之關張應諾而退却說汜楷見吕布言
表謝先欲得兒婦後起傾國之兵救援布曰如何送去汜
曰非將軍不可布曰今日如何汜曰今日乃凶神之辰不
可出城明日大和宜用戌亥時可以上馬布教張遼侯成
引三千軍馬安排一輛小車在外我親送二百餘里却使
你兩箇去次日天晚吕布將女以綿纏身用甲包裹布遂
上赤兔馬負女于背上手提畫戟時正二更夜月微明放
開城門布當先出城張遼侯成跟着將次到玄德寨前一
聲鼓響雲長攔住去路大叫休走戰不十合布料科便走





三十一

張飛早引一軍來迎，布無心戀戰，只要衝路而走。玄德自引一軍又來，兩軍混戰，呂布雖勇，終是縛一人在身上，只恐傷着，不敢來交重圍。後面徐晃、許褚皆殺來，箭如雨點。衆軍皆大叫曰：「不要走了呂布！」布見軍來太急，只得回下。卻玄德收軍，徐晃、許褚歸寨，端的不曾走透一箭。布歸城中心內憂悶，只是飲酒，却說曹操圍城，兩月不下，忽報河內張揚出兵東市，欲救呂布。被部將楊詭殺之，醜將頭欲獻丞相，却被張揚部將莊固殺之，反投大寨去了。操遣史演追斬之，探聚衆將曰：「吾圍兩月不克，下邳非有西涼之憂，東有表繡之患，使吾食無甘味，幸爾張揚自滅，吾欲捨布還都，暫且息戰，苟倏急，止付不可。」其觀呂布有勇而無謀，今屢戰皆敗，銳氣墮喪矣。三軍以將為主，將衰則軍無奮心。彼陳宮雖有謀而遲，今布之氣未復，官之謀未定，急速攻之，布必可獲也。郭嘉曰：「某有一計，勝如二十萬兵，布雖勇不能逃也。」苟或曰：「莫非決沂泗之水乎？」嘉曰：「然操大喜，差一萬人，卽決兩河之水，諸軍皆居高原，坐視水滄下邳，下邳城中衆軍夜聞水聲，飛報呂布，布曰：『吾有赤兔馬，渡水如平地，吾何懼哉！』痛飲美酒，以待天時。布因酒色過傷身體，容顏銷滅，取鏡照之，大驚曰：『吾被酒色傷矣。』自今日斷之城中，但飲酒者皆斬，候成有馬十五匹，被後槽數

如是天

其人

其人

日斷之城中，但飲酒者皆斬，候成有馬十五匹，被後槽數

人盜去。欲獻玄德。候成知覺。趕上奪回。盡將後槽人殺之。諸將合禮。與候成作賀。成醜五六斛酒。殺十餘口。猪未敢就飲。成先將酒五瓶。猪一隻。敬詣布前。跪告曰。托將軍虎威。迫得失馬。眾將皆來作賀。釀得些酒。獵得數猪。未敢先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吾禁酒。汝釀酒。召將士會飲。作兄弟。同謀伐我也。推出橋之高順等入告。布怒曰。故犯吾令。理合斬之。令看諸將面。且打一百。眾將哀告。打了五十背花。成歸。盡棄其酒肉。眾皆相謂曰。此心變矣。時宋憲魏續共來探視。成潛然下淚曰。非公等則成死矣。憲曰。布只以妻為念。視我等如草芥。續曰。軍圍城外。水遠壕邊。吾

等死無地矣。憲曰。東門無水。我等棄布而走。若何。續曰。非丈夫也可。捨布獻之。吾等全身遠害。成曰。我因追馬受責。布所倚仗者。亦免馬也。汝二人獻門槍布。吾先盜馬去。而報曹公若何。三人商議定了。大策。候成暗來馬院。觀其動靜。見槽上人皆睡。盜赤兔馬。走東門。魏續放出。伴作追趕之勢。來到操寨。備言獻馬一事。宋憲魏續揮白旗為號。准備獻門。探得消息。押榜數十張。令軍射入城去。榜曰。

今奉明詔。征伐吕布。如有抗拒大軍者。滿門誅滅。如城內上至將校。下至庶民。如獻吕布之首者。重加官賞。大

將軍曹相字。



次日平明城外將校大小諸將一齊吶喊震動天地。呂布大驚慌提畫戟上城各門點視來賓。魏續走透侯成欲待治罪。城下望見白旗。揮在城上。曹軍打城。勢如雨。點布自迎敵。城裏城外箭如飛。鎗砲似驟雨。從平明打到日中。城外軍退。布少憩樓中。坐于椅上。脰着宋憲。起退左右。先盜其畫戟。憲續二將。齊上梯。子呂布布急。乘左右。魏續殺散。把白旗一招。大兵齊至城下。魏續大叫。已生擒呂布也。夏侯淵尚未信。宋憲就城上擲下呂布畫戟來。大開城門。一擁而入。高順張遼都在西門水圍難出。城上城下將士擁出。皆破生擒。陳宮就南門避。被徐晃捉了。操差人入城。

次是

不許劫掠。良民操坐在門樓上。使人請玄德。同關張至樓上。操令玄德坐于側。操令捉過一千人來。呂布雖然身長一丈。被數條索縛作一團。布叫曰。縛太急。乞緩之。曹操喝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曰。容伸一言而死。操曰。且少解寬。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操曰。本欲少緩。王簿不從耳。布見侯成。魏續皆立于側。布曰。我待諸將不薄。安忍反也。憲曰。聽妻言。不用將計。安爲厚也。布默然。先擁高順至前。操問曰。汝有何言。高順不答。操怒命推下斬之。押過陳宮來。操曰。公臺自別來無恙。官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之。操曰。吾心不正。爾如何事。布官曰。布

身家對



存國陳官
忠奸節

雖無謀不似你誦許好雄也。操曰公臺自謂智謀有餘。今竟如何。官頷曰。布曰。但此人。不從吾言。若從吾言。未必被擒也。操笑曰。今日之事。當何如。官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甘心也。操曰。卿如是。奈老母如何。官曰。吾聞將以奉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亡。在于明公也。操曰。若卿妻子。何如。官曰。吾聞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亡。亦在于明公也。操有留戀之心。官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步下樓旁。之不住。操起身泣而送之。官並不回。惟辭行。操與從者曰。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吾府中。更養身。優者。前宮閣不言。俾頭受刑。眾皆下淚。操以棺殮。歷之。遷葬許都。艾官有廟祠。讚曰。

生死無二志。丈夫何壯哉。不從金石論。空負棟梁材。輔主真堪敬。辭親實可哀。白門身死日。誰肯似公臺。
亞父忠言逢霸王。子胥刺目遇夫差。白門樓下公臺死。致令今人發歎嗟。

又嘆陳官不識人。忠義之氣凜然千古其詩曰。
不識遊魚不識龍。要誅玄德拒曹公。雖然背却蒼天意。誰似忠心映日紅。

操送宮下樓。布哀告玄德曰。公為坐上客。布為階下虜。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玄德點頭。操知其意。令人押過呂布。



呂布
不
多
文

來布曰明公所患不過于布布今已服天下不足憂矣明
公爲步將布爲騎將天下不足定矣操回顧玄德曰呂布
欲如何玄德答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卓手操領
之布目視玄德曰是兒最無信者操今牽下樓縊之布回
首曰大耳兒不記蘇門射放時耶操大怒忽一人大叫曰
呂布匹夫何懼死也視之衆乃斧手權張遼至操教縊死
呂布然後梟首有詩曰

夜讀三分傳堪嗟呂奉先背恩誅董卓忘義殺丁原倚
仗英雄氣不從忠直言曰門身死日猶自望哀憐

宋賢有詩數曰

洪水滔滔滄下邳當年呂布受擒時空餘赤兔馬千里
設有方天戟一枝縛虎望寬何太儒秦麴休飽恨何疑
戀妻不納陳官諫枉罵無恩大耳兒

羅隱絕句責玄德詩曰

傷人餓虎縛休寬董卓丁原血未乾玄德既知能虜父
爭如留取害曹瞞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易之負荷地墮身迷術既叨
貪布亦穢覆

須臾縊死呂布時建安三年十二月也武士獻上呂布首
級操令押過張遼來操指遼曰這人好生面善遼曰我兩

此
不
多
文



簡在漢陽那里相見如何忘了。操大笑曰：你原來也記得。遼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遼曰：只可惜火不大。若火大，燒殺你這國賊，操大怒曰：敢將安敢辱吾，拔劍在手，親自來殺張遼。遼引頸待誅，曹操下一人，攀住臂膊，一人跪于面前，二人救張遼者，乃是誰人也？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陳珪父子弄呂布，如嬰兒可憐。呂布全不知也。武夫哉，武夫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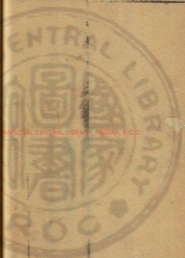
從來聽婦人之言者，再無不壞事者。不獨一呂布也。凡聽婦人之言者，請看呂布這樣子，何如。

呂布求生畢竟不生，張遼料死而反不死，此雖往氣逼之便可以得了生死之訣。

雲長先生為張文遠也不惜一屈膝于老瞞，豈英雄自古惜英雄也。固知凡忌英雄者皆小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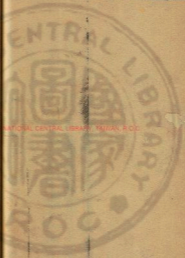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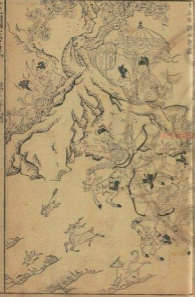
劉安殺妻固非中道，猶勝呂布因妻而殺身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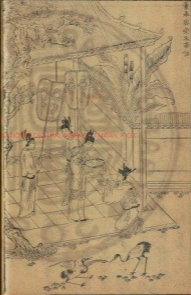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二十四

曹孟德許田射鹿

曹操劍下玄德攀住臂膊雲長跪于面前玄德曰此等赤
 心之人正可容留雲長曰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吾以
 性命保之操柳劍笑曰我亦知文遠忠義故戲之耳曹操
 親自釋遼之縛自與衣穿曰縱使殺吾妻子亦不記讐凌
 遂降操拜遼為中郎將賜爵關內侯使張遼撫安臧霸霸
 聞呂布已死張遼投降遂引本部軍數百人降操操皆賜
 金帛衣服臧霸亦招安孫觀吳敦尹禮來降獨有昌稀未
 肯歸順操封臧霸為瑯琊相孫觀等各各加官令守青徐

大打
 分想
 不可
 及



沿海地面操將呂布妻小并紹蟬載回許都盡將錢鼠分
犒三軍操離下邳還許都路過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請留
劉使君爲牧操曰劉使君功勞大必當面見君畢回來未
遲百姓叩謝操馬上顧玄德曰待公朝畢還徐州未遲玄
德稱謝操喚車騎將軍車曹權領徐州大軍回許昌出征
人員各各封官賜賞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次日
獻帝設朝操引玄德見帝玄德具朝服拜舞于地下帝宣
上殿操奏前功帝曰卿祖何人玄德不覺淚下帝驚問曰
卿何傷感玄德曰適蒙聖問因此傷感臣先祖宗支乃是
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

先祖劉貞封涿鹿縣陸城亭侯因此家緣流落臣有辱先
祖所以下淚帝教取宗族世譜檢看令宗正卿宣讀

漢景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劉勝勝生陸城
亭侯劉貞貞生沛侯劉昂昂生漳侯劉祿祿生沂水侯
劉德德生欽陽侯劉英英生安國侯劉建建生廣陵侯
劉哀哀生膠水侯劉憲憲生祖邑侯劉舒舒生祁陽侯
劉誼誼生原澤侯劉必必生潁州侯劉達達生豐靈侯
劉不疑不疑生濟川侯劉惠惠生東郡范令劉雄雄生
劉弘弘不仕劉儁乃劉弘子也

帝排世譜乃帝之皇叔也帝亦下淚請入偏殿却敘叔姪



之禮帝暗思曹操弄權國務大事分毫不由朕主今得此英雄之叔皇天指路矣帝設宴待之令曹操議定官職操拜玄德左將軍之職封宜城亭侯玄德拜謝恩畢出朝自此皆稱爲劉皇叔操回府苟或等一班兒謀士入見操曰今天子認劉備爲皇叔恐無益于主公乎操答云玄德與再結爲昆仲安肯外向耶劉曄曰吾觀玄德世之傑士非池中之物也操曰好亦交三十年稟亦交三十年好惡吾自有主意于是操與玄德出則同與坐則同處美食相分恩若兄弟程昱入說操曰今呂布已滅天下震動可行王霸之機乎操曰不可朝廷服朕尚多未宜輕舉吾請天子

田獵以觀動靜昱曰丞相之意深可見矣一日操揀選良馬名鷹俊犬弓矢俱備先令聚兵城外操入請天子田獵帝曰田獵恐非正道乎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出郊以示武于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若出田獵其利有四陛下久處深宮神力疲倦馳騁于弓馬之間與神暢體其利一也擢武揚威以示四方其利二也軍闕則困困則生疾奔走無逸其利三也自天子至于公卿不可不習射以生力其利四也帝即上道遙馬帶雕弓金鈿箭排鑾駕出城玄德與關張各彎弓插箭內穿掩心甲各持兵器引數十騎隨鑾駕出許昌百姓見關張跟在背後看





了人馬兵器無不稱奇。操騎爪黃飛電馬，引十萬之衆與天子獵于許田。操令軍士週圍排二百餘里，操與天子只爭一馬頭。背後都是操的心腹之人，文武百官遠侍從。誰敢近前各帶一付弓箭。惟天子可帶雕弓，壺中所插之箭各有號帖。惟天子用金鈚箭，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劉玄德起居道傍。帝曰：朕要看皇叔今日射獵。玄德射畢上馬，忽見草中趕起一兔，帝令玄德射之一箭，正中其兔。帝亦稱賀。玄德拜謝上馬，轉過土坡，忽見荆棘叢中趕出一隻大鹿，正中而來。帝連射三箭，不中。帝觀操曰：卿射之。操就討天子雕弓金鈚箭，扣滿正中。鹿背倒于草中。衆群臣

此是實文
行或係
假基

將校皆謂天子射中，踴躍而來，高呼萬歲。曹操縱馬而來，適于天子之前，以迴當之。衆皆失色。玄德背後雲長大怒，剔起卧蚕眉，睜開丹鳳眼，提刀拍馬，便出要斬曹操。玄德會其意，揮手送目，不肯令出。關公乃仁義之人，見兄如此，便不敢動。操獨視玄德，玄德慌欠身稱曰：丞相神射，世之罕及。操笑曰：是天子洪福耳。馬上與天子賀罷，不還雕弓。就懸帶之。老臣無不嗟呀。圍場已罷，宴于許田。天子促歸，于是駕回許都，各自歸歇。玄德與雲長曰：汝今日何躁暴也？雲長曰：欺君妄上之賊，其實難容耳。欲與國家除害，兄何止之？玄德曰：投鼠忌器耳。操起姦計，自奏天子出許都。

此書
是

三十一
開獵將帝時時覓視與帝相離一馬之地其他心腹之人
迴迴遠近圍侍爾豈不知也吾觀弟怒急止之何也乃見
操心腹之賊牙爪數多倘失大事而未成功有傷天子罪
反坐我等也吾故止之雲長曰今日不殺英雄操賊大哥
你看後必有禍矣玄德曰宜秘之不在話下却說漢獻帝
駕還許都歸宮室至晚泣訴與伏皇后曰可憐朕自即位
以來英雄並起先受董卓之歿後遭催汜之亂常人不愛
之苦吾與汝輩當之得見曹操以為重扶社稷之臣今獨
專國政此賊節生奸計多端專權弄國分毫不由朕躬服
上見之有若芒刺今在圍場上身迎呼譟早晚圖謀必奪

天下欲至臨期吾夫婦未知死于何處也伏皇后曰公卿
子孫四百餘年乃食漢祿者竟無一人效股肱之力而救
國難乎言訖夫婦共哭于宮中未畢忽一人自外而入殿
曰汝夫婦二人休憂吾舉一人與你夫婦除害以安國家
以保社稷帝視之乃是伏皇后之父皇丈伏完也帝掩淚
而問曰皇丈知朕腹中之事也完曰許田射獵之事誰不
見操賊有奪天下之心真乃是超高也帝曰滿朝之中非
操宗族則出門下誰肯盡忠而討賊耶完曰若非國戚不
敢相告老臣無權難舉此事車騎將軍國舅董承可也帝
曰舅氏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宜入內共議大事完曰陛



下左右皆操賊心腹倘若一泄爲禍不輕臣有一計可令
董國舅盡力保駕其計如何且跪下同分解

董承密受衣帶詔

伏完曰陛下可製衣一領取玉帶一條暗賜董承可于帶
觀內縫一密詔以賜之令到家見此可以晝夜策之帝曰
然伏完出朝帝自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令伏皇
后縫于玉帶紫錦觀內自穿錦袍自繫玉帶令內史宣董
承入承見帝禮畢帝曰朕躬夜來與后說窮河之苦論舅
之功朝夕思慕可伴朕于宮中散心閑步承頓首謝帝引
承出殿到太廟轉上功臣閣內設供具帝焚香拜畢引承

觀畫像中間畫漢高祖容像二十四帝繪于兩邊帝指而
問曰吾祖何人也承曰乃陛下開基創業漢高祖皇帝何
爲不識帝曰吾祖起身何地如何創業承大驚曰陛下戲
臣耳聖祖之事安得不知帝曰卿試言之承曰高皇帝起
自泗上亭長提三尺劍乃斬白蛇于陳陽山中起義兵而
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年滅楚成四百年大漢天下立萬
世之基業帝歎曰祖父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何大損
益不同矣承曰高皇帝英雄之君不世出也帝指左右輔
曰此二相何人立于吾祖之側承曰上首乃留侯張良下
首乃鄧侯蕭何帝曰此二人何功立于側承曰開基創業



實賴二人之功。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蕭何鎮國家，撫百姓，給糧餉，不絕糧道。高祖常念其德。帝曰：真社稷之臣也。正當配享。帝回顧左右，較遜。審與承曰：卿當立于朕躬之側。承曰：臣無寸功，何以當此。帝曰：朕想西都救駕之功，未嘗少忘。無可為贈。卿當衣此袍，繫此帶。常欲在朕之左右也。帝解袍帶，賜之。帝密語曰：卿可仔細觀之，勿負朕意。承拜謝，穿袍繫帶。辭帝下闕，早有心腹人去報與操曰：今帝與董承登功，臣聞說，遂操速入朝來看虛實。承出闕過宮門，操正來急無路，立于路側，愕然施禮。操問曰：國舅何往。承曰：適蒙天子令，宜賜以錦袍玉帶。操問

曰：有何緣故，賜與衣帶。承曰：因某昔日西都救駕之功，故此賜之。操曰：解帶吾看。承因見帝動靜，疑是密詔，恐操看破，乃作艱難之狀，操指左右急解下來，操看了大笑曰：果然是條好玉帶，再脫下錦袍來，借看。承心中畏懼，不敢不從。遂脫殿上，操親自以手提起裏面，望日影中，細詳看之。看畢，穿在身上，繫了玉帶，回顧左右曰：長短如何。左右稱美。操曰：與吾穿之。別有回賜。承告曰：君恩不可輕也。操曰：汝受此衣帶，莫非其中有謀乎。承急答曰：小人焉敢承當萬死。丞相如要，便當留下。操曰：汝受君賜，吾何奪之。故相戲耳。操遂脫袍帶還承，承辭操而歸到家，將袍仔細反覆。



看了並無一物承恩曰天子以目送我以手指我必有意耳今裏外不見踪跡何也是夜不能寢尋思良久承曰尚有玉帶可觀其面乃是白玉玲瓏碾成小龍穿花背用紫錦爲襯不知其故于卓上展轉尋之不覺疲倦伏几而寢忽然燈花卸落于帶程上燒着背襯承驚醒視之燒破一處微露素絹隱見血跡故取刀拆開視之乃審詔也承大駭語曰

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爲先尊卑之殊君臣爲重近者操賊出自閹門濫叨佐輔之培實有欺罔之罪結連黨伍敗壞朝綱勅管封罰皆非朕意夙夜憂思恐天下將危

卿乃國之元老朕之至親可念高皇創業之艱難料合忠義兩全之烈士殄滅彘黨復安社稷除暴于未萌程宗幸甚惶惶破指書詔付卿再四慎之勿令有負建安四年春三月詔

董承覽畢涕淚交流寢食皆廢行坐不安心中煩惱哀憐不已藏于袖中獨步至書院中將詔再三觀看無計可施將詔放于几上自思滅操之計付量未定伏几而盹將及半晌忽侍郎王子服至門吏不敢阻子服素與董承極厚竟入書院見承伏几不醒袖底壓着素絹微露朕字子服疑之默取在手藏于袖中遂大叫曰你好自在到睡得着



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體手脚荒張子服曰汝殺曹公
吾當出首承泣而告曰若兄如此漢室宗親並皆休矣子
服曰吾戲汝耳吾祖父累受漢祿安忍負之吾願助汝一
臂之力共誅國賊承曰誠有此心國之大幸子服曰當密
室同立義狀各捨三族爲本以報漢君承大喜取白絹一
幅先書名畫字子服亦卽書名畫字書畢子服曰將軍吳
子蘭與吾至厚說之必同心滅賊承曰滿朝大臣惟有長
水校尉種輯吳碩是吾心腹之人必能順矣正商議間家
童入報曰種輯吳碩來控承曰此天助也教子服隱于屏
風後暫避之承接入書院坐茶畢輯曰田儼回來君懷恨

乎承曰雖有怨恨無可奈何碩曰若有協助者吾等
賊種輯曰與國家除害至死無怨王子服從屏風後出曰
汝二人殺曹丞相國舅便是證見種輯怒曰忠臣不怕死
怕死不忠臣吾等死做漢鬼不似你阿黨也承笑曰吾等
正謂此事欲見二公今天所使願必辭矣董承袖中取出
詔來與輯碩觀之二公下淚輯曰何不早圖之承遂請書
名子服曰只此少待吾請吳子蘭來子服去不多時二人
並入蘭書名承邀于後堂會飲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
承曰只推我病不能接見門吏回報騰大怒曰我夜來在
東華門外見他錦袍玉帶而出何故推病耶吾非爲餽飯



而來欲見一面回西涼州去何太薄情而外我門吏又報
備言騰怒承起曰諸公少待暫容承出承速接上廳禮畢
坐定騰曰騰爲西番不時入寇特來朝賀就因添助人馬
今欲回想國舅是大老元臣故來相辭何相輕也承曰賤
軀痼疾有失接待負罪若山海也騰曰面帶春色非有病
者承無言可答騰拂袖便起嗟嘆下階曰皆非柱石之才
也承見騰言感動再拜因坐問曰公笑何人非柱石之才
騰曰田豫之事吾尚深誦膽汝乃國舅近取猶自歸于
酒色而不思報本乎安得爲皇家柱石之才也承恐是詐
故歎曰曹丞相乃樑棟也吾何能及焉騰大怒曰汝尚以

曹賊爲正人耶承曰耳目較近請公低聲騰曰貪生怕死
之徒不足以論大事又欲起身承緩言相探騰果忠義承
曰請公看一物以見某之動靜遂邀騰入書院取詔示之
騰毛髮倒豎咬齒嚼唇滿口血流騰曰汝若有內助之心
吾即統西涼之兵以爲外應承請諸公相見取出義狀教
騰書名騰乃取酒飲血爲盟騰曰吾等誓死不負所約指
坐上六人言曰若得十人大事諧矣承曰朝中大臣少得
忠義兩全之人也若不得其人則反相害矣騰教取鴛行
鸞序來騰檢到劉氏宗族乃拍手言曰何不共此人商議
大事必成矣衆皆問曰某等未必有人將軍欲用誰耶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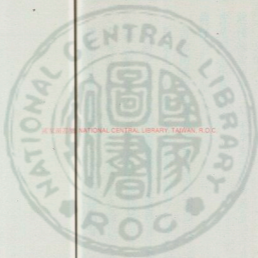


騰其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起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歲至獻帝建安四年己卯歲
首尾共七年事實

總評

詩都閉獄操賊無君人神共憤劈頭即欲下手者雲
長先生一人而已此忠義照人至今不衰也吾謂雲
長到今為聖人為菩薩為佛都是這點種子發作也
誰人無此種子故只是自家不能長養之耳
雲長先生之外並不六人亦可取也即以六人配享
關廟亦見漢家忠義不乏人也何如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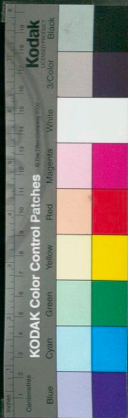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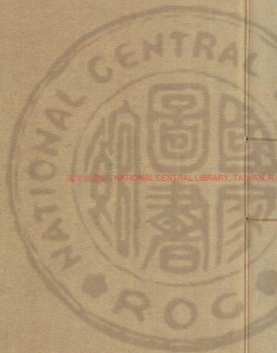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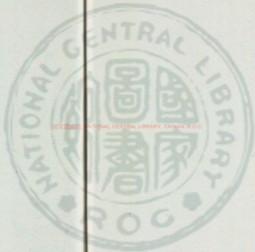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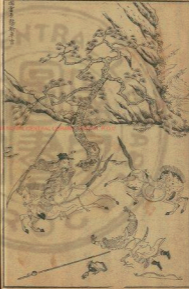
7. 8/27/78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

第二十一回

青梅煮酒論英雄

却說董承等問曰公欲用何人馬騰曰見有豫州牧玄德
 在此何不求之承曰此人雖漢室皇叔今與曹操作承牙
 安宥行此事耶騰曰觀玄德素有殺操之心前日關羽之
 中樞迎駕歲之時雲長背後欲殺之玄德以目視之關羽
 遂退去非不欲圖之根操牙爪多恐力不及耳公試求之
 無不應允英頌曰此事不宜太速各得于心再容商議衆
 皆散去次日黑夜裏董承懷詔還往玄德家來門吏入報

卷之九

第九



玄德出迎董承驚曰國舅何來請入小閣坐定關張立于
而前玄德曰國舅夤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相
訪正當其理只恐曹操見疑故黑夜相見玄德曰深荷厚
恩命取酒食相待承曰前日圍塲之中雲長欲殺曹公將
軍動日搖頭而退之何也玄德失驚曰公何以知之承曰
人皆不見獨某立于蔣軍之側足見動靜玄德不能隱諱
遂曰舍弟見操借越故不容耳承聞掩面而哭玄德問其
故承曰漢朝若得雲長心地之人爲腹臥何憂不太平也
玄德又恐是曹操使他來試探乃佯言曰曹丞相治國亦
何憂哉承變色而起曰公乃漢朝皇叔故剖肝瀝膽以言

如曹承
之言

之公何足許也玄德曰只恐有詐故相戲耳于是取衣帶
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又將表狀出示上止有六位一
車騎將軍董承二長水校尉神輝三昭信將軍吳子蘭四
工部郎中王子服五議郎吳碩六西涼太守馬騰玄德曰
既公有匡扶社稷之心備敢不效犬馬之勞承拜謝玄德
曰既奉明詔萬死不辭承曰請書大名玄德亦書左將軍
劉備押了字付承收訖承曰尚容再請三人共聚十莖以
圖困賊玄德曰切宜緩緩施行不可輕泄共議到五更相
別去了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後園種菜自己澆灌
雲長曰兄不留心于弓馬以取天下而學小人之事玄德

竟與承
三人使
斬事
上卷
及大家
書



此物得者

此物得者
此物得者
此物得者

此物得者

此物得者
此物得者
此物得者

曰非汝所知也。雲長但閉右春秋左傳，或演吾子馬。次日關張不在。玄德正澆菜，許褚張遼引十數人，慌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玄德便行。玄德問曰：有甚緊事？許褚曰：不知只教我來相請。玄德只得隨二人入府。曹操正色言曰：在家做得好事業，說得玄德，而如土色。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玄德方纔放心，答曰：無事消遣耳。操仰面大笑曰：適來見枝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被吾心生一計，以鰓為指，目前而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煮酒正熟，同邀賢弟小亭一會，以洽豪情。玄德心神方

定，隨至小亭，已設樽俎，盤貯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對坐，關懷暢飲，酒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將至，從人遙指天外龍掛，操與玄德凭欄觀之。操曰：賢弟知變化否？玄德曰：未知也。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吐霧興雲，翻江攪海，小則埋頭伏爪，隱介藏形，升則飛騰于宇宙之間，隱則藏伏于波濤之內，龍乃陽物也，隨時變化，方今春深，龍得其時，與人相比，龍奮則飛升九天，人得志則縱橫四海，龍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之英雄，果何人也？請試言之。玄德曰：備肉眼安識英雄？操曰：休謙，胸中必有主張。玄德曰：備叨愚相，得仕于朝，英雄豪傑，實有未知



玄德曰
劉景升
可為英雄
操又笑曰
孫策
孫權
皆英雄
耳

操曰不識者亦問其名願以世俗論之玄德曰淮南末術
兵糧足備可為英雄操笑曰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
德曰河井表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史今虎踞冀州之地手
下能事者極多可為英雄操笑曰表紹色屬臆薄奸謀無
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乃疥癬之輩非英雄也
玄德曰有一人稱八俊威鎮九州劉景升可為英雄操又
笑曰劉表酒色之徒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
江東領袖伯符乃英雄也操又笑曰孫策孫父之名黃
口孺子非英雄也玄德又曰益州劉季玉可為英雄乎操
大笑曰劉璋乃守戶之犬耳何足為英雄玄德曰如張繡

玄德曰
劉景升
可為英雄
操又笑曰
孫策
孫權
皆英雄
耳

張繡韓遂等輩皆如何操鼓掌大笑曰此皆碌碌小人何
足掛齒玄德曰捨此之外備實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懷
大志腹隱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方可為
英雄也玄德曰誰當之操以手指玄德後指自曰今天下
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言未畢霹靂雷聲大雨驟至備以手
中匙筯盡落于地操見玄德失筯便問曰為何失筯玄德
答曰聖人云迅雷烈必變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曰雷
乃天地之聲何為驚怕玄德曰備自幼懼雷聲恨無地而
可避操乃冷笑以玄德為無用之人也曹操雖奸雄又被
玄德罵道有詩曰



綠滿園林春已終。曹劉對坐論英雄。王盤堆積青梅滿。
全盞飄香煮酒濃。是箭落時知肺腑。風雷吼處動心胸。
樽前一語瞞曹操。鐵鎖衝關走蜚龍。

又蘇東坡詩曰

身外浮雲更有身。黑區雷電若爲禪。山頭只作嬰兒哭。
多少人間落箭人。

大雨方住見兩箇人插入後園手提寶劍突入亭前左右
皆當不住操視之乃關張也原來二人城外射箭方回聽
得玄德被嚴遠許褚請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聽知在後
園只恐有失急急衝突而入却見玄德與操對坐飲酒二人

不
公
一
說

按劍不入曹操同一人何來雲長答曰聽知丞相和兄飲
酒特來舞劍以助一咲探知其意笑曰此非鴻門會安用
項莊項伯乎玄德亦笑操命取酒與二獎噲燈驚關張拜
謝須臾席散玄德辭操而歸雲長曰險驚殺我兩箇玄德
以落筋事說與關張關張不解玄德曰吾之學問懼雷其
理頗同曹操奸謀之輩早晚必有人在此窺覷吾種業之
故欲使操知我無用失匙筋者益懼操曰我亦英雄矣子
未能答忽一聲雷震只說懼雷使操看我如同小兒不相
害也關張曰兄之高明遠見瞞過曹操也操次日又請玄
德扶頭正飲間人報曰滿寵去體察表報而回操召入問



曰吾羞汝去河北林訪民物何如寬曰民物如故公孫瓚已被袁紹破了玄德曰愚聞其詳竊曰瓚與紹戰不利退守冀州築城圍困圍上建樓可高十丈名曰易京樓在保定府阜平積穀三十萬以自守戰士出入不息或被紹從南臨易水圍者衆請救之瓚曰若救一人後之戰者只指望人救不肯死戰因此袁紹兵來多有降者瓚勢孤求于張燕暗約舉火為號裏應外合正去下書差去人被袁紹擒之却來城外放火瓚自出戰伏兵四起軍馬折其大半退守城中被袁紹穿地直入瓚所居之樓下放火為號瓚無走路先殺妻子然後自縊遂被一火焚之後史官論公孫瓚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用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履行防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教美哉乎季漢之有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衆完聚書保照剛之德繕兵耀武以臨羣雄之際合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今袁紹得其精軍紹第袁術在河南驕傲過度不恤軍民衆皆背反術使人歸帝號與袁紹紹始于非方登基紹使人取王璽術約親送到見今棄淮南欲歸河北若二人協力急難收復乞丞相作急圖之玄德起身曰術若投紹必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半路絕擊術可擒矣操喜曰來日





真心語

奏帝便教登程。次日玄德面了君母，差朱靈路昭引兵五萬，令玄德總督去擊秦術。玄德辭帝泣送之。玄德到家，星夜收拾軍器鞍馬，掛了將軍印，催督便行。董承起出十里長亭送玄德。玄德曰：「國舅寧耐，某此行必有變約。自當馳書相報也。」承曰：「公宜掛念，勿負帝心。」二人分別。關張在馬上問曰：「兄今番出征，如此催速。」玄德曰：「吾乃籠中鳥網中魚，此一行如魚入大海，鳥上青霄，不受羅網中之羈絆也。」曹公只可同憂，不可同樂。若心一變，死無地矣。關張慌催朱靈路昭軍馬速行。時郭嘉考較錢糧方回，知曹公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慍入諫曰：「丞相令劉備督軍，何意操曰：」

差下

欲截表術耳。程昱曰：「昔日劉備為豫州牧時，其等來諫，丞相不聽。今日又與之兵，乃放龍入海，縱虎歸山。後欲治之，其可得乎？」郭嘉曰：「備有雄才，又得民心，關張皆有萬人之敵也。以嘉觀之，非久為人之下者。其謀不可測也。古人言：一日縱敵，萬世之患。今以兵與之，如虎添翼也。丞相可察之。」操曰：「吾觀劉備關中學圃，醉後畏雷，亦非成事業之人。何憂之有？」程昱曰：「學圃者，故竊丞相耳。畏雷聲者，非其本情也。丞相明照天下，何被劉備瞞過？操頰足曰：「吾被此人欺詐，何人與吾星夜擒之？」一人昂然而出曰：「某只用五百軍縛劉備關張獻于府下。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操曰：「吾觀劉備關中學圃，醉後畏雷，亦非成事業之人。何憂之有？」程昱曰：「學圃者，故竊丞相耳。畏雷聲者，非其本情也。丞相明照天下，何被劉備瞞過？操頰足曰：「吾被此人欺詐，何人與吾星夜擒之？」一人昂然而出曰：「某只用五百軍縛劉備關張獻于府下。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襲斬車胄

要去起玄德者。乃虎賁校尉許褚也。擇大喜。遂命許褚帶
領五百軍。連夜來起。却說關張正行之次。只見塵頭起。謂
玄德曰。此必是曹公追兵至也。遂下定營寨。閉寨。令關張
各執軍器。立于兩邊。許褚至近。見嚴整甲兵。入見玄德。玄
德曰。校尉來此何幹。褚曰。丞相命特來請將軍回。別有商
議。玄德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面君况又蒙丞相之
一語。手你回去。伴我寡嫂。丞相有程昱郭嘉。累問我取金
帛。不曾相贈。因此于丞相前以謊言。請我故令汝起來。擒
吾。吾若是無仁義之輩。就此處飲為肉泥。吾感丞相大恩。

此處去處
大細

舞會先定

此處去處
大細

未嘗忘也。汝當速回。善言答之。許褚親見關張。以目視之。
連聲應諾而退。遂行。許褚回見曹操。將玄德言語細說了。
一遍。擇喚程昱郭嘉。責之曰。汝于劉備處。覓金帛不從。因
此含冤于心。每于吾前。謊言請之。比何理也。程昱郭嘉。以
頭頓于地曰。丞相又被他瞞過了也。程昱曰。彼既去矣。若
再追恐成怨恨。吾不惟汝等。汝等勿疑。一人辭去。此事曹
公半疑。半信。却說馬騰見玄德去了。邊報又急。亦回西涼
州去了。却說玄德兵至徐州。刺史車胄出迎。公宴了畢。孫
乾糜竺等。都來奉見。回家探視老小。打聽表衛。知衛奮後
太過。雷薄陳蘭。皆投嵩山去了。衛勢甚衰。乃作書歸帝壘。



于表經書曰

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携政在家門。豪傑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強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權有四州。民戶百萬。以覆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今納上帝。冀請兄早即帝位。共享萬世之洪基。不可失此機會。傳國璽。積當獻上。弟衛百拜。表紹亦有慕國之心。故令人召表。衛衛乃收拾人馬。官禁御用之物。先到徐州來。玄德知表衛來到。乃引關張朱靈路照五萬軍出。正迎着先鋒紀靈。至張飛更不打話。直取

紀靈兩員將關無十合。張飛大叫一聲。鎗刺紀靈于馬下。取軍奔走。表衛自引軍來圍玄德。分兵三路來。靈路圍在左。關張在右。玄德自引兵與衛相見。在門旗下。下責罵曰。汝反逆不道。吾今欲奉明詔前來討汝。汝當束手受降。引見曹丞相。免你罪犯。表衛罵曰。織席編履小輩。安敢輕我。引兵起來。玄德退步。兩路軍殺出來。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亡。不可勝計。又被嵩山雷薄陳蘭。劫盡錢糧草料。玄德逃趕起來。表衛四下無路。欲回壽春。又被群盜所襲。衛乃住于江亭。只有一千餘衆。皆老弱之輩。時當盛夏。糧食盡絕。止有麥屑三十斛。分派與軍士。家人無食。多有



此是晉書
之卷八
大

餓死者。衛難飯粗。不能下咽。乃求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有蜜水。衛坐于床上。大叫一聲。倒于地上。唾血斗餘而死。時建安四年六月也。後人有詩曰。

漢末刀兵起。四方無端表衛太猖狂。不思累世為公相。便欲孤身作帝王。強暴枉誇傳國重。驕奢妄說應天祥。渴思蜜水無由得。獨臥空床吐血下。

論曰。天命行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于信順乎天。事不以願。雖強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而失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僞稱。歸將安所容哉。

此是晉書
之卷八
大

表術已死。姪表胤將靈柩及妻子奔江。來被徐璆。璆殺之。得王璽。赴許都。獻曹操。操大喜。封徐璆為高陵太守。此時王璽歸。却說玄德。知表術已喪。寫表申朝。書呈曹操。令朱靈路昭回許都。留下軍馬。保守徐州。玄德見一路人民流散。隨處招諭復業。來還徐州。朱靈路昭回許都。見曹操。說玄德留下軍馬。曹公欲斬二人。荀彧曰。權歸劉備。二人亦無奈何。操叱退二人。荀彧曰。可寫書與車胄。就內圖之。操曰。此計有理。暗使人來見車胄。傳曹操約。直隨印請陳登商議。此事。登曰。此事極易。憑將軍神機。何慮劉備。可令軍伏于堯城邊。只作接劉備待馬到來。一刀斬之。其



謀曰若不應接恐有疑若出迎之倘或有奸詐曹乃上城回言黑夜難以分辨平明了相見城下答應只怕劉備知道疾快開門看看俄到五更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曹自披掛了上馬曹生得面如紫纈手如銅鈎提古定刀引一千軍出城跑道吊橋軍分兩邊車曹大叫文遠何在中間關將提刀縱馬直迎車曹大喝一聲匹夫安敢懷心殺玄德也車曹大叫戰未數合遮欄不住撥馬便回到吊橋邊城上陳登亂箭射下車曹逃城而走雲長起來本要活捉手起一刀砍于馬下雲長用刀割下首級提回營城上呼曰反賊車曹吾已移之衆等無冤投降免死諸軍衆甲

在城上射住後軍大事濟矣即差人去請玄德陳登回見父言車曹奉曹公鈞命欲襲劉使君珪曰吾兒先報玄德登曰兒子已定了計也珪曰玄德仁人也登領父命來報玄德正迎着關張報說如此如此原來關張先回來玄德在後張飛聽得便要去斬殺雲長曰他伏虎城邊待你我殺去必然有失若兄知必便不入徐州殺車曹我有一計來夜間扮做曹公大軍到徐州引車曹出迎張而殺之張飛曰倘或不出如之奈何雲長曰別作區處那部下軍原有曹公旗號衣甲都同當夜三更叫城上開門城上問是誰衆應是曹丞相張文遠的人馬報知車曹曹急請陳登